

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读经：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四12-1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神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四23-24）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1-14）

「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后三6）

「我在祂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罗一9）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罗七6）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八4-8）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五16、22-23、25）

（以上所引圣经中的「心灵」，按照原文都可译作「灵」。）

第一章 破碎的紧要

每一个事奉神的人，迟早都会发现，拦阻他工作的并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每一个事奉神的人，迟早也都要找出，他外面的人和他里面的人不一致，里面的人是倾向一个方向，外面的人是倾向另外一个方向。每一个事奉神的人，迟早都要感觉，他外面的人不能顺服灵的管理，不能按着神最高的命令去作。每一个事奉神的人，迟早总要找出，他工作最大的难处就在他这个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就是拦阻他使用灵的。本来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能够使用他的灵，都能够用灵与神同在，用灵认识神的话，用灵摸人的情形，用灵将神的话送出去，也能够用灵摸着和接受神的启示，但是，因着这个外面的人的打扰，就不能使用灵。许多事奉神的人不能作基本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在基本上受过对付。这个基本的对付一缺少，结果就不可能作基本的工作。任何的奋兴，任何的热忱，任何的苦求，都变作白花工夫。只有这个基本的对付，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作一个有用的人。

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

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七22）我们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的。以弗所书也给我们看见：**「借着祂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力量刚强起来。」**（三16，照原文另译）。保罗在别的地方也给我们看见：**「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林后四16，照原文另译）圣经把我们人分作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神所住的那个人是里面的人，神所住的那个人之外的人是外面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的灵就是里面的人，一般人所感觉得到的人就是外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是穿上了一个外面的人，好像穿上了一件衣服一样。神将祂自己摆在我们里面，神将祂的灵摆在我们里面，神将祂的生命、能力都摆在我们里面，乃是摆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里面；在这个里面的人的外面，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情感，有我们的意志；最外面有我们的身体，有我们整个肉体。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能为神作工，就是他里面的人能出来。里面的人不能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这是事奉神的人基本的难处。里面的人要出来，必须冲过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认准，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难处，不是在对方的人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受监禁的人，像关在监牢里一样。我们的灵就像被单子罩着一样，不容易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怎样让我们的灵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我们就不能工作。没有一件东西能拦阻我们，像这个外面的人一样。我们的工作能不能有果效，就是看我们外面的人有没有被主打碎，让里面的人经过这个破碎的外面的人而出来。这是基本的问题。主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让里面的人有一条路出来。里面的人一出来，许多的罪人都要蒙福，许多的基督徒都要蒙恩。

死与结子粒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生命是在麦子里面；麦子的外面有一层壳子，相当厉害的壳子；这一层壳子一天不裂开，麦子一天不能生长。「一粒麦子不落在地

里死了」，这个死是甚么？就是地里面的温度、水分等等所起的作用，使这个壳子裂开。壳子裂开了，然后麦子才能长出来。所以问题不仅是里面有没有生命，并且是外面的壳子有没有裂开。这段圣经的下文说，人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就要失去生命；人如果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外面的壳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就是祂所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如果要让里面的生命出来，外面的生命就非损失不可。外面的不破碎，里面的就出不来。

在全世界的人中间有一班是有主生命的人。在这么多有主生命的人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生命受限制，生命受监禁，生命受包围，生命不能出来的人；一种是主在他身上打通了一条路，生命从他身上能出来的人。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着生命，乃是怎样才可以让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我们说需要主破碎我们，这并不是一种说法，也不是一种道理，乃是我们这个人应当被主破碎。不是主的生命不能遍满全地，乃是主的生命被我们锁住了！不是主不能祝福教会，乃是主的生命被锁在我们里面，被监禁在我们里面，没有路出去！外面的人不被破碎，我们永远不能变作教会的祝福，我们也不能盼望世人能从我们身上蒙神的恩！

玉瓶要打破

圣经告诉我们，有真哪哒香膏。神的话特意把「真」字放在里面，是真哪达香膏，实实在在是属灵的。但是玉瓶不打破，真哪哒香膏就不能出来。希奇！许多人还在欣赏玉瓶，觉得玉瓶比香膏更值钱，许多人还以为他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更可宝贵。这是在教会里的难处。你宝贵你的聪明，以为你自己是了不起的人；他宝贵他的情感，以为他自己是了不起的人；许多人宝贵他的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得多，口才比别人好，作事比别人快，下的断案比别人准……但是，我们不是玩古董的人，我们不是欣赏玉瓶的人，我们乃是要闻着香膏的人。外面的不破碎，里面的就出不来；这样，不只我们自己没有路走，并且连教会也没有路走。所以我们不能一直那样的宝贵自己。

圣灵并没停止祂的工作，圣灵在许多人身上都没有停止祂的工作。一个遭遇再来一个遭遇，一件事情再来一件事情，这些圣灵的管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我们外面的人，就是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冲得出来。但是我们难处就在这里：我们稍微受一点难为就不平，稍微受一点挫折就发怒言。主是在那里预备一条路要用我们，但主的手刚在我们身上摸一下，我们就不乐意；甚至就和神闹意见，就消极。自从我们得救到今天，主多次多方的作工在我们身上，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这个人。不管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主的目的总是要拆毁我们这个外面的人。

宝贝是在瓦器里，但是谁需要你的瓦器？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不是瓦器；世人所缺少的是宝贝，不是瓦器。瓦器如果没有打破，谁能看见里面的宝贝？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事到底为着甚么？就是在那里打破我们这个瓦器，打破我们这个玉瓶，要把我们的外壳打破。主盼望在属乎祂的人身上能有一条祝福的路通到世界去。这是一条祝福的路，也是一条有血迹的路，的的确确是有血在那里，有伤痕在那里。这个外面的人的破碎是何等的紧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绝对没有工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为着事奉主，我们就得预备被破碎。我们在这里不能放松，不能保留自己，要让主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完全破碎了，让主的工作有路可以出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替自己找出来，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甚么用意。有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就是有许多人，主在他身上作甚么事，有甚么用意，他自己不知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找出到底主对于我有甚么用意。当主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一生一世所经过的事，每一件都是有意义的。主没有白作一件事。当我们明白主的目的是为着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每一件的遭遇，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主在那里要达到同一个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这个人，要打碎我们这个人。

但是，有许多人，主的手还没有动，他已经不乐意了。我们要知道，主所已经给的那些经历，主所已经给的那些困难，主所已经给的那些遭遇，都是为着我们最高的好处。我们不能盼望主给更好的，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如果有人到主面前去求主，说：「主阿！请你让我拣选一件最好的。」我们相信主要告诉他说：「我所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每天遭遇的就是你最高的好处。」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灵能够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使用灵的可能。

破碎与时间

主是用两种不同的举动来破碎我们外面的人，一种是积蓄的，一种是忽然的。有的人，主给他一个忽然间的拆毁，后来逐渐逐渐的再拆毁他；这是忽然的在前，积蓄的在后。有的人，是天天都有遭遇，天天都有事情，到有一天，主忽然给他一个大的拆毁；这是积蓄的在前，忽然的在后。一般人的被拆毁总是这样，不是先忽然，后积蓄；就是先积蓄，后忽然。一般说来，路走得正直的人，主也总得花几年的工夫在他身上，才能作成拆毁的工作。

这个时间，我们不能叫它缩短，却能叫它拖长。在有的人身上，经过几年的工夫，主能够作成这个工作，但是，在有的人身上，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这个工作还没有作好。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没有一件事更可怜过于浪费神的时间。许多时候，教会不能蒙福，是因着我们！我们的思想能传道，我们的情感能鼓动人来传道，但是，我们不能使用灵，神不能借着我们用祂的灵来摸着人。这样，我们把时间拉得太长，损失就非常大。

所以，如果我们从前没有一次彻底的奉献，我们盼望现在能彻底的将自己奉献给主，说：「主！为着教会的前途，为着福音的前途，为着你的路，也为着我个人的生命，我把我自己无条件无保留的交在你手里。主！我乐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我乐意你从我身上打出一条路来。」

十字架的意义

我们一直听见十字架、十字架，也许听得很熟了，但是，究竟甚么叫作十字架？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破碎外面的人。十字架是使外面的人死了，是使人的壳子裂开了。十字架要把你外面的人的一切都毁了，要把你的意见毁了，要把你的办法毁了，要把你的聪明毁了，要把你的自爱毁了，要把你的一切都毁了。你外面的人一被拆毁，你里面的人就能出来，你的灵就能被使用。这条路是清楚的，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外面的人一被拆毁，我们的灵就容易出来。像有一位弟兄，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好，意志非常强，情感非常冷非常深的人。可是遇见他的人，总

觉得是遇见他的灵，不是遇见他那刚强的意志，聪明的思想，又冷又深的情感。人每逢与他交通的时候，是遇见一个灵，一个干净的灵。缘故在那里？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是被拆毁过的。又有一位姊妹，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非常快的人，思想快，说话快，认罪快，写信快，撕信也快。可是遇见她的人，不是遇见她的快，而是遇见她的灵。她这个人是被拆过的。外面的人被拆毁，这是基本的事。我们不能一直保守我们的缺点，不能叫主在那里对付我们五年十年，还是同样的味道。我们总得让主从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这是主对我们基本的要求。

不能被拆毁的两个原因

为甚么有的人经过多少年的对付，还是那么一回事呢？有的人意志强，主能把他拆掉；有的人情感强，主能把他拆掉；有的人思想强，主也能把他拆掉；但是，为甚么有的人已经有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被拆掉？我们相信有两个最大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他们住在黑暗里，他们看不见神的手。神在那里作，神在那里拆毁，他们并不知道是神作的。他们缺少光，他们没有活在光里面。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人，他们只看见人和他们作对；他们只看见环境，以为环境太坏，所以总是怪环境。但愿神给我们一个启示，看见这是神的手，跪下来对主说：「这是你，这是你，我接受。」我们至少得认识那对付我们的手是谁的手。至少要认识那对付我们的手，不是世人，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乃是神的手。是神对付我们。我们要学习像盖恩夫人那样跪下来亲那只手，宝贵那只手。这个光我们总得有，我们必须看见，凡是主所作的事，我们就接受，就相信，因为主所作的事不会错。

第二，是因为他们太自爱。自爱是人被拆毁的一个大拦阻。我们必须求神除去我们爱自己的心。当神要把我们那个自爱的心除去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着说：「主阿！如果这是你的手，就让我从心里接受。」我们要记得，所有的误会，所有的不平，所有的不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私下的自爱。因着我们私下自爱的缘故，所以我们在那里想法子拯救自己。这是极大的难处。许多时候发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又在那里想拯救自己。

上了十字架而不喝苦胆调醋的人，才是认识主的人！许多人勉强上了十字架，还是想喝苦胆调醋来减轻他的感觉。凡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的人，就不喝苦胆调醋的杯。他只喝一个杯，不喝两个杯。这样的人是完全不自爱的人。自爱是基本的难处。但愿主今天在我们里面说话，但愿我们能祷告说：「我的神阿！我看见了这一切都是出乎你。过去这五年，过去这十年，过去这二十年，我所有的路都是出乎你；你这样作，没有别的，就是要达到你的目的，好使你的生命能从我身上活出来。但是，我愚昧，没有看见。我因为自爱，作了许多事来拯救我自己，所以耽误了你的时间。今天我看见你的手，我愿意将我自己奉献给你，我再一次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盼望看见创口

没有人能像一个被打碎的人那样美丽。一个刚硬的人，自爱的人，被神打碎了之后，就显得美丽。我们看旧约里的雅各，他在母腹里就已经与哥哥相争，他是一个调皮、诡诈、多计多谋的人。可是，他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少年时就逃到外面去；二十年之久受拉班的欺骗，心爱的妻子拉结中途死掉，心爱的儿子约瑟被卖掉，过了多少

年，便雅悯又被扣留在埃及，他接二连三的被神对付，他遭遇了许多不顺利的事。他一次被神击打，两次被神击打，可以说雅各的历史就是被神击打的历史。雅各经过神多次的对付，他这个人改变了。到他末了的几年，他真是明亮得很。他在埃及回答法老的话是多么庄严。他临终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是多么美丽。他为他的儿孙们祝福，是多么清楚。我们读他末了的一段历史，我们要低下头来敬拜神，在这里有一个人成熟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认识神的。雅各经过几十年的对付，他的外面的人被拆毁了，到他老年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个人多少都有一点雅各的性情在身上，或许不只有一点，乃是有不少。我们就是盼望主在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到一个地步，让里面的人能出来，能看得见。这是宝贵的事，这就是事奉主的人的路。是这样，我们才能事奉；是这样，我们才能带领人到主面前去；是这样，我们才能领人认识神。其余的，没有多大用处，道理没有多大用处，神学没有多大用处。光有圣经的知识有甚么用？只有神能从他身上出来的人才有用。

我们外面的人被击打，受对付，经过各种的遭遇，留下创口在我们身上，留下伤痕在我们身上，就能让里面的灵从我们身上出来。我们怕遇见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整个人还是完整的，从来没有受过对付，从来没有改变过。求神怜悯我们，把这条路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并且也给我们看见，主在过去这几年，这十年，这二十年，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对付，都是为着这个，目的都在这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轻视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愿意主真是给我们看见甚么叫作外面的人被拆毁。外面的人如果不被拆毁，所有的都是在头脑里，都是在知识里，那就没有用。盼望主给我们一个彻底的对付。

第二章 未破碎与破碎后

外面的人的破碎，乃是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的经历。神需要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才能使我们为祂作出有效的工作。

一个事奉神的人在他作工的时候，有两个可能发生：第一个可能是因着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他的灵不动，他的灵出不来，他的灵发不出能力，而是他这个人的思想或者情感在那里作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思想在那作工；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的情感在那里作工。这样的工作，不能使人遇见神。第二个可能是因着他外面的人没有被分开，他的灵出来的时候披着思想而出来，或者披着情感而出来，这就是搀杂，不干净。这样的工作，使人在经历的时候也会有搀杂，不干净。以上这两种情形，都使我们不能好好的事奉神。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我们如果要作有效的工作，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有一次基本的承认的，就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问题，我们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我们信主的第一天不解决，十年之后也得解决。我们迟早总得承认这个事实。有许多人需要被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在工作上只有虚空的成就，结果，才知道许多的思想都没有用，许多的情感都没有用。思想无论能得着多少人，情感无论能得着多少人，结果都没有用。我们迟早都要承认：「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只有灵能叫人活；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思想也不能叫人活，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情感也不能叫人活。人只能因着灵而活。主说的话总是事实。能够叫人活的乃是灵。许多作主的工的人，经过了很大的痛苦之后，经过了许多的失败之后，才真的看见这个事实。因为叫人活的力是灵，所以只有让灵出来，罪人才能得重生，只有让灵出来，信徒才能得建立。重生是灵传递生命叫人得生命，建立是灵传递生命叫信徒得建立。没有灵就没有重生，没有灵就没有建立。

有一件事是最奇妙的，就是神没有意思要将祂的灵和我们的灵分开。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不能分别那个「灵」字是指着人的灵说的，那个「灵」字是指着神的灵说的。这件事，许多精读希腊文的人都没有法子分别。历代以来所有翻译圣经的人，从德国的路得，英国钦定本的译者，一直传下来，都没有法子确定新约里面这么多次的「灵」字，到底那些是指着人的灵说的，那些是指着神的灵说的。

罗马书第八章恐怕是圣经里面用到「灵」字最多的一章；有谁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有多少「灵」字是指着人的灵说的，有多少「灵」字是指着神的灵说的呢？翻译圣经的人，译到罗马书第八章，只好让人自己去看，是指人的灵或者是指神的灵。英文圣经翻译「勃纽玛」（「灵」）这个字，有的大写，有的小写，许多种译本都不同，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圣灵和人的灵实在没有法子分。我们得着新的灵时，也得着神的灵；我们人的灵从死里活过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我们说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我们要分甚么是圣灵，甚么是我们自己的灵，就不容易分。圣灵和我们的灵是有分别，但是不容易分开。所以，灵的出去不只是人的灵出去，灵的出去也就是圣灵借着人的灵出去。因了圣灵和人的灵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在名词上虽然可以分别圣灵和人的灵，但是在事实上就

没有法子分开。灵的出去是人的灵出去，也就是圣灵出去。人摸着你的灵也就是摸着圣灵。你如果能使人摸着你的灵，感谢神，神的灵也给人摸着了，你的灵把神的灵带到人中间去了。

神的灵工作时，要用着人的灵把祂背出去。就如：电灯的电并不像天上的闪电那样走法，电灯的电是借着电线走的。今天不只有电力，并且有电线，是电线背负这个电力，在物理学上称它作电荷，荷的意思就是背负。你如果使用电，就需要有电线来荷它，背它。神的灵也是这样，祂要使用人的灵来荷圣灵，借着人的灵把圣灵带到、背到人中间去。

每一个人蒙恩以后，都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一个人能被主用和不能被主用，分别不是在他的灵，分别乃是在他外面的人。有的人的难处就是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在那里没有一条血迹的路，在那里没有创口，没有伤痕，结果，神的灵被拘禁在人的灵里，没有法子出去。有时候，我们外面的人动了，里面的人没有动，仅仅是外面的人出去，而不是里面的人出去。

几个实际问题

我们从几个实际问题来看。像讲道，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讲，很热切的在那里讲，真是讲得好，头头是道，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里面是冷冰冰的，想感动别人，却感动不动自己。外面的人在那里作，里面的人不加进去，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一致，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统一，外面的人热，里面的人却是冷冰冰的。我们能对人说，主的爱多大，但是我们里面一点没有感觉。我们能对人说，十字架的苦难多惨，但是我们回到房间里去会笑。这种情形真是没有办法。原因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统一，外面的人在那里作工，里面的人根本没有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的情形。是思想在那里作，不是灵作；是情感在那里作，不是灵作，是外面的人在那里动，里面的人没有动。好像外面的人在那里表演，里面的人在那里参观，外面的人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人，两个不一致。

另外有一种情形，就是里面的人非常热切，里面要喊，但是说不出来，说了半天好像是兜圈子。里面越急，外面越冷，一直要说，说不出来。看见罪人，里面巴不得哭一场，但是哭不出来。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上讲台的时候要喊出来，但是外面不知道说到那里去了。这种情形，使我们感觉痛苦。这也是因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外面的壳子还在身上，外面不听里面的指挥。里面哭了，外面不哭；里面难受，外面不难受；里面充满了意思，外面的思想不给你传出去。里面有感觉而冲不出去，灵没有办法冲过外面的壳子。

这些情形，乃是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时的情形：或者是灵不动，外面的人动；或者是灵动，外面的人把灵拦阻了。所以，外面的人的破碎乃是每一个学习事奉神的人的第一个功课。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的学习，就是要叫里面的人能够通过外面的人而出来。每一个真实被神用的人，乃是外面的思想不单独行动，外面的情感不单独行动，而是里面要出来的时候，外面能让它出来，灵能从外面的人冲出来达到人身上。这一点我们如果没有学会，我们在工作上的功效就有限得很。盼望神把我们带到外面的人被破碎的地步，盼望神指引我们一条路，使我们知道怎样能够在主面前成为一个破碎的人。

一个人一被主破碎，自然而然再没有表演的事了。外面很热闹，里面不动，这样的事没有了。是里面有感觉，里面有话，外面就作。也决没有里面要哭，外面不哭的事；决没有里面有意思，外面在那里绕圈子，一直说不出来的事。思想的贫穷不会发生，两句话能说出来的，不必用二十句话来说。思想会帮灵的忙，思想不会挡住灵。情感也是一个很硬的壳子，许多人要喜乐不能喜乐，要哭不能哭，外面的人不听他的话。主如果借着圣灵的管治或者光照，把我们外面的人重重的击打一下，我们感觉喜乐就能喜乐得出来，我们感觉忧伤就能忧伤得出来，我们里面的灵就能很自由的出来，一点不受拦阻。

外面的人的破碎，使灵能自由的出来。灵自由的出来，不只在工作上有用处，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有用处。灵如果能出来，我们就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灵如果能出来，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摸着圣经里面默示的灵。灵如果能出来，我们也就自然而然能用我们的灵来接受启示。灵如果能出来，就自然而然当我们作见证的时候，或者传说神话语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服事人的时候，就是作话语的执事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用我们的灵将神的话送出去。还不只，如果灵能出来，自然而然我们能用我们的灵去摸别人的灵。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能把他测量出来，他是甚么种的人，他是甚么种的态度，他是甚么种的基督徒，他的需要是甚么。我们的灵能摸着他的灵。我们的灵如果是自由的，释放的，就自然而然别人也很容易摸着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很容易给人摸着。有的人，我们只能遇见他的思想，只能遇见他的情感，只能遇见他的意志，却摸不着他的灵。有的人，我们和他谈三个钟头，我们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摸不着他。他外面的壳子很厚，别人没有法子摸着他里面的情形。外面的人的破碎，能使灵流露，能使人敞开。我们的灵敞开，就容易被人摸着。

出去与回来

外面的人如果能破碎，自然人的灵就能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有一位弟兄信主第二年的时候，就读劳伦斯着的《与神同在》那本书。读了之后，感觉非常痛苦，因为劳伦斯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能一直享受神的同在，但是他不能。那时他和另外一位弟兄就定规每一个钟头有一次祷告，为甚么这样作呢？因为圣经有话说，要常常祈求，他们就改作时时祈求。他们每一小时都祈求一下，每一次听见敲钟就祷告一下。他们因为一直觉得不能维持神的同在，所以只得尽力量多回到神面前来。好像作事的时候人出去了，需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来；读书的时候人也出去了，需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来。不回来就变作整天出去了。他们常常祷告，礼拜天整天祷告，礼拜六半天祷告，这样一直维持了两三年。然而难处在这里：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感觉神的同在，可是一出去就失掉了。这不仅是他们的难处，也是许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痛苦。这是靠着人的记性来一直维持神的同在。这一种的与神同在，是记得的时候就有同在，一忘记，同在就没有了。这一种用记性来维持神的同在，是愚昧的，因为神的同在是在灵里，不是在记性里。

要解决与神同在的问题，就得先解决外面的人破碎的问题，我们的情感和神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联在一起；我们的思想和神也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联在一起。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性质是甚么？神是个灵。只有我们的灵和神是同性质的，只有我们的灵才能和神永远和谐。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思想来得着神的同在，

思想一放，同在就失去；我们如果是用情感来得着神的同在，情感一放，同在也失去。有的时候我们很喜乐，就以为神是同在了，但是喜乐会停止，喜乐一停止，同在也就失去了。或者我们以为感觉悲伤流泪的时候，就能觉得同在，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流泪，流泪总得停止，不流泪的时候就不觉得神的同在了。因为思想情感的活动都不过是行为，没有一个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如果用行为来维持神的同在，只要行为一停止，同在也就失去。必须是性质相同的东西，像空气和空气，水和水，才不容易分开。因为性质相同，所以能同在。里面的人的性质是与神的性质一样的，所以能借着神的灵将同在显出来。外面的人都是活在行为里，所以能打扰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不只不是一个帮助，反而是一个拦阻。外面的人被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在神面前就不受打扰。

灵乃是神摆在我们里面作祂的反应的。外面的人乃是为着反应外面的事的。一个人丧失神的同在，不能享受神的同在，乃是因为他外面的人一直对于外面的事有响应。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都除灭，但是我们有法子破碎外面的人。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情停止，世界上千万亿兆的事都要继续。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只要外面一有事，我们里面就响应。我们不能安静的继续的享受神的同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外面的人的响应。所以与神同在是根据于外面的人的破碎。

神如果怜悯我们，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我们就有以下的情形：本来我们是非常好奇的，今天没有法子叫我们好奇了。本来我们是情感非常强的，一有一件事，就能激动我们，或者激动我们最细嫩的感觉就是爱，或者激动我们最粗的感觉就是脾气；只要外面一有事情，我们就响应，我们就活到那个里面去，就失去神的同在。但是，神怜悯了我们，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破，打破到一个地步，有许多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动，神的同在还在那里，我们里面是安静的。

我们必须看见，享受神的同在是根据于我们外面的人的破碎。一个人能继续不断享受神的同在，乃是靠着外面的人的破碎。像劳伦斯，他在厨房里面工作，许多人向他要东西的时候，声音嘈杂，盘子乱响，但是劳伦斯的里面不受它们的影响。他在祷告的时候感觉神的同在，他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也感觉神的同在。何以他在忙碌中还能感觉神的同在？因为外面的声音不影响到他里面去。有的人为甚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一有外面的声音，就影响到他里面去。

有些不认识神的人，想要保守神的同在，他们怎么作呢？他们要寻找一个环境是没有盘子响的。他们以为离开人越远，离开事越远，就越能感觉神的同在。他们误会了，以为难处是在盘子上，是在人的搅扰上。不，难处是在他们自己身上。神不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盘子，祂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响应。外面尽管闹，但是里面根本不响应；外面尽管敲，但是里面根本不响应。主把我们外面的人一打碎，我们里面就不响应，里面好像没有听见。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灵的耳朵，但是因为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缘故，因为主在我们身上作了工的缘故，因为外面的人被破碎的缘故，那些事情来到我们外面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不再影响到里面来，盘子响的时候就像独自祷告的时候一样，能专一的在神前面。

一个人外面的人一被破碎，他就不必再回到神面前来，因为他原是在神面前，所以不必回来。一个未经破碎的人，他去办一次事情，就需要回到神面前一次，因为他是出去了，所以要赶快回来。一个已经破碎的人，他从来没有出去，所以用不着回

来。许多人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所以一直出去，连作主的工都是出去。他最好不动，一动就出去。但是，一切真实认识神的人，他们没有出去，所以他们不必回来。他们今天一天继续在神面前祷告，是享受神的同在，今天一天忙着擦地板，还是享受神的同在。外面的人一被破碎，我们就能活在神面前，不必回来，没有回来的感觉，也没有回来的需要。

我们的习惯，都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才觉得神的同在。我们作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小心，总是觉得自己出去了一点。我们各人的经历，恐怕都是这样：虽然把自己保守得很紧，但是多作一点事情，还是会出去。许多弟兄姊妹总是觉得，要把手中的事放下了，才能去祷告。好像到神面前来的景况，和作事情的景况，总有一点不一样。比方：我们在这里帮助一个人，或者是传福音给他听，或者是造就他，等一等，我们觉得要跪下来祷告，要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要回到神面前一下，总觉得和人谈话是离开神一点，要祷告就得向神挪近一点。刚才好像是出去了，现在是要回到神面前来。刚才是失掉了神的同在，现在需要再得着。或者我们作一点日常生活上的事，像擦地板，像作手艺，作了这些事之后，要祷告，总是觉得要回来一下，好像有一大段的路要回来。任何要回来的感觉，都是告诉我们刚才已经出去了。外面的人的拆毁，就是使我们不必回来。我们和一个人谈话，要像和他一同跪下来祷告一样的感觉神的同在。我们擦地板，作手艺，要像祷告一样的与神同在。这些事不能使我们从神面前出去，所以我们也不必回来。

我们引一个极端的比方：在人的感觉里，最粗的是人的怒气。圣经并没有禁止怒气，有的怒气与罪并无关系。圣经说发怒（生气）却不要犯罪，可见发怒可以不犯罪。但是，发怒是何等的粗，发怒是已经近乎罪了。神的话里没有说，爱却不要犯罪，因为爱离开罪很远。神的话里也没有说，温柔却不要犯罪，因为温柔离开罪很远。可是神的话里是说，发怒却不要犯罪，可见发怒近乎罪。有的时候，有弟兄犯了很大的错误，需要严严的责备他，但这是最不容易作的事。慈爱的感觉容易用，发怒的感觉不容易用，因为一不小心，就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要按着神的旨意发怒，是不容易的。如果有弟兄有姊妹认识甚么叫作外面的人的破碎，而能享受在神面前的同在，灵因着不受外面的人的打扰，能继续的与神同在，那么，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的时候，和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同样的在神的同在中。或者这样说，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之后，他到神面前去祷告，不必有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任何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都是证明他出去了。我们承认这件事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如果被破碎了，我们就能责备一个弟兄而不必回到神面前来，神的同在还是同样的继续被享受。

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分开

外面的人被破碎，就是使你所有外面的事只到外面为止，而里面的人能一直继续的活在神面前。许多人的难处，就是他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影响到外面的人的东西，也都影响到里面的人。其实，外面的事只能影响外面的人，而外面的人则能影响里面的人。在没有被破碎的人身上，外面的人能影响里面的人。在被破碎的人身上，外面的人不能影响里面的人。如果神施怜悯，破碎我们外面的人，把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分开，那就外面的事只能影响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就不影响里面的人。因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已经分开，所有的扰乱都到此为止，

不得进去。你能用你外面的人和人谈话，你还能用你里面的人和神交通。你能外面的人听见盘子响，但是里面的人还活在神面前。你能用你外面的人去办事，去劳碌，去与世界形形色色的东西接触，但是所有的都到此为止，你里面的人不受影响，你仍然活在神面前，你既然没有出去过，所以也不必回来。比方说：有一位弟兄在那里筑路，如果他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分开的，那么外面的事就不能扰动他里面的人。他能用地外面的人在那里作工，而他里面的人能一直向着神。或者有的作父母的人，他外面的人是在带着小孩子笑，带着小孩子玩，带着小孩子说，等一等一有属灵的事，立刻可以将他里面的人送出去，他那个里面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神。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分开，与我们的工作和生命都有极重大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继续不断的作工，而不必回到神面前来。

有的人，他的人是一个；有的人，他的人是两个。有的人，他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一个人；有的人，他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分开的。有的人只有一个人，他怎么样呢？他办理事务的时候，整个人都去办事，他从神面前出去了；等到祷告的时候，就要把事情丢掉，整个人都到神面前来祷告。他需要整个人去作事，他也需要整个人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这个人常常要出去，也常常要回来。这个人是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的人。另外有人，他外面的人被主破碎了，外面的人不再影响里面的人了。这个人能用外面的人办外面的事，又能用里面的人一直继续在神面前，一直继续与神同在，甚么时候需要里面的人彰显在人面前，一转就能出去，他和神的同在没有间断。所以问题是这个人是一个人呢，或者是两个人；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有没有分开，这个分别非常大。

你如果蒙神怜悯，给你有分开的经历，那就当你在那里办事的时候，你外面虽然在动，但你知道你里面还有一个人连动都没有动。一个是出来的，一个是在神面前。外面的人管外面的事，外面的事只到外面的人为止，不通到里面的人来。认识神的同在，就是外面的人对付外面的事，里面的人在神面前，两个一点都不混在一起，可以像劳伦斯那样，外面在事务上虽然劳碌，但是另外一个人在神面前，神的同在一直没有断绝。这样，我们就能在工作上省去许多时间。许多人是因为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没有分开，他需要整个人出来，等一等他也需要整个人回去。许多人在办事上遇见难处，就是因为里面的人跟着外面的人一同出去。如果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分开，只用外面的人去办事，里面的人不动，外面的事就不会办错。这种情形能保守我们对于外面的事不受血气的影响，也不摸着我们里面的人。

总而言之，人的灵能不能使用，是根据于神的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另外一个工作是要把我们的灵和魂分开，或者说要把我们里面的人和我们外面的人分开。只有当神在我们身上作了这两件事之后，我们才能使用我们的灵。外面的人的破碎，是借着圣灵的管治；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分开，是借着圣灵的启示。

第三章 手中的事

让我们先把本章的题目解释一下。比方：有一个父亲要他的儿子去作一件事，这是父亲的吩咐。但是儿子回答说：「我手中还有事，等我手中的事作完了，就去作你所吩咐的事。」这就是「手中的事」的意思。「手中的事」，就是在父亲吩咐儿子之前，儿子手中已经有的事。我们个个人都有手中的事。我们行走在神路上的时候，常是这手中的事拦阻了我们。我们作了手中的事，神所要我们作的事就受了耽搁。难得有人没有手中的事，总是在神没有说话之先，在手中已经有了事。外面的人没有经过破碎的时候，总是有很多手中的事。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事，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物，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劳碌，有他各种的作用，因此，神的灵在我们灵里作工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人就不能应付神的要求。就是这个手中的事使我们不能作一个真有属灵用处的人。

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比方：有一个弟兄身体的力量不太大，也许只能挑五十斤。如果他已经挑了五十斤，别人请他再挑十斤，他就挑不动。他是有限制的人，他不能作没有限制的事。他已经挑了五十斤，就不能再加上十斤。他已经挑的五十斤，就是他手中的事。这是用身体的力量来作比方。我们身体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这个外面的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许多人能领会身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外面的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就把他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浪费了。比方有一个人，他把他的爱完全用在他父母身上，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爱弟兄，再也没有力量能够爱众人。他的力量只有那么多，他把他的力量用完了，就没有法子把他的力量再用在别的地方。

照样，人思想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无限量的思想。人如果多注意了某件事，在思想上多花了工夫在某件事上，他就没有力量再想到其他的事。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赐生命圣灵的律会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但是，为甚么生命圣灵的律在有的人身上不发生果效？圣经又告诉我们，律法的义，只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生命圣灵的律只能在属灵的人身上发生果效。谁是属灵的人呢？就是那些思念（「体贴」可译作「思念」）属灵的事的人。甚么种的人是思念属灵的事的人呢？乃是不思念肉体的事的人。不思念肉体的事的人才能思念属灵的事。「思念」或者可以译作「注念」，也可以译作「当心」，比方：有一个母亲要出门，她把一个小孩子托给一位女朋友说：「请你替我当心他一下。」甚么叫当心他？就是要一直注意他。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注念，不能有两个注念，人托你当心一个孩子，你不能又当心孩子，又当心在山上的牛羊。你当心了这一个孩子，就不能再去当心另外的事。不注念肉体的事的人才能注念属灵的事，注念属灵的事的人才能得着圣灵的律的果效。我们的思想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在肉体方面把我们思想的力量都用尽了，在属灵方面我们思想的力量就来不及，就赶不上。如果我们在那里注念肉体的事，我们就没有力量再去注念属灵的事了。

我们千万要看准一件事，就是我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我们两个肩膀的力量是有限的一样。所以，你有了手中的事，神的事就不能作；你手中的事有多少，

事奉神的力量就减少多少。手中的事实在是一个拦阻，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

比方：有一个人情感上有了手中的事，他有各种各样纷乱的羡慕，各种各样纷乱的盼望，这也要，那也要，这也感觉，那也感觉，他手中的事有这么多，等到神有要求的时候，他就没有情感好用，因为他把他的情感都用光了，最少他把他这两天的情感都用光了，要再等两天才能感觉，才能说话。情感是有限的，你不能无限制的用它。

也有人意志非常坚强，作人也非常强硬。我们想这个人一定在意志里有无限的力量能够使用。但是，许多最强硬的人，要他在神面前真的定规一件事的时候，他的意志就游移不定，这也好，那也好。看上去好像是坚强的人，但是在神的事情上，真的要用意志的时候，就用不出来。有的人是顶会出主意的，甚么事情都有他的主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会出花样。但是，真的在属灵的事上要断定甚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游移不定，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定规。原因在那里？原因在他整个外面的人充满了手中的事。在这个人手里，在这个人的眼前，东西太多了，把他整个人消耗完了，整个外面的人的力量都用完了，没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一有手中的事，我们外面的人就受限制。

灵要用被破碎的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一受限制，我们的灵就受限制，因为灵不能越过外面的人而作工在人身上。神没有用祂自己的灵越过人的灵来作工在人身上，神也没有用我们的灵越过我们外面的人来作工在人身上。这是相当紧要的原则，我们必须弄清楚。圣灵不越过人作工在人身上，我们的灵也不能越过我们外面的人作工在人身上。我们的灵需要经过我们外面的人，才能作工在人身上。所以，甚么时候我们外面的人有了手中的事，把力量用完了，神所要作的工就没有法子作，人的灵没有路，圣灵也没有路。是外面的人抵挡了里面的人，是外面的人拦阻了里面的人，使里面的人没有法子出来。所以，我们一直着重地说，这个外面的人要被破碎。

外面的人有了手中的事，里面的人就没有法子得着一条出路，神的工作就受拦阻。手中的事，是在神的工作还没有作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了。换句话说，手中的事根本不是神的事。手中的事是毋需神的命令，毋需神的能力，毋需神的定规就已经在那里作的。手中的事，不是服在神手下的事：手中的事，乃是单独行动的事。

神需要把你外面的人打碎了，才能用你这个外面的人。神需要把你的爱打碎了，才能用你的爱去爱众弟兄。你外面的人没有被打碎，你是作你自己的事，你是走你自己的路，你是爱你自己的人。神必须把你外面的人先打碎，然后神才能用你这个被打碎的爱来爱众弟兄，你的这个爱才能被扩充。外面的人一被打碎，里面的人就出来。里面的人还得爱，不过里面的人要用外面的人去爱。外面的人如果有了手中的事，里面的人就没有东西好用。

我们的意志也是坚强的，不只坚强，并且是硬，非常硬，里面的人需要用意志，却寻不到意志，因为意志在那里单独行动，意志已经有了它手中的事。神需要用重大的击打，把我们的意志打碎，打到我们要伏在灰尘中说：「主，我不敢想，我不敢求，我不敢定规，事事处处，我需要你。」我们被打到那一个地步，意志就没有单

独的行动，里面的人就能用这个意志。

如果没有外面的人被使用，里面的人就无工可作。没有身体，我们能不能用神的话语来讲道？没有口怎么能讲道？不错，讲道需要灵，但是讲道也需要口。有灵的人没有口怎么办？五旬节有圣灵的工作，五旬节也赐下口才。没有口才，就没有话来讲透神的话。人没有话的时候，就也没有神的话。人的话并不就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要借着人的话传出来。人没有话的时候，神的话也就没有。有人的话才有神的话。

比方：有一个弟兄，要传神的话，在他的灵里有话，在他的灵里有负担，并且是相当重的负担。但他如果寻不到合用的心思，他的负担就无法释放，至终连负担也没有了。我们不是轻看负担，乃是说整个灵里充满了负担，而心思不能传出去，负担就没有用，负担就被挡住了出不去。我们不能光用灵里的负担去救人，我们灵里的负担必须借着心思而出。我们里面有负担，外面还得有口，外面还得有声音，外面还得有身体帮忙。今天的难处是：我们里面的人神能用，我们里面的人神能给负担，但是我们外面的人的心思一天到晚忙得很，乱得很，一天到晚出花样，一会儿出这花样，一会儿出那个花样，在这种情形之下，灵就没有出路。

今天神的灵必须通过人而出来：必须有人的爱，才能有神的爱；必须有人的思想，才能有神的思想；必须有人的定规，才能有神的旨意。但是，人的难处是外面的人已经作他自己的事，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思想，他忙他的，里面的人就没有路走。这就需要神来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碎了。不是把意志打得没有了，乃是把意志的那些手中的事打得没有了，叫意志不会单独行动。不是没有思想，乃是不自己思想，不自己出花样，不跟着自己流荡的思想在那里想。不是没有情感，乃是情感能受约束，能受里面的人的支配。这样，里面的人就有意志可用，就有思想可用，就有情感可用。

灵需要情感来发表它，灵需要思想来发表它，灵也需要意志来发表它。灵需要一个活的外面的人，灵不需要一个死的外面的人。灵需要一个被击打，有伤痕，被破碎的外面的人，灵不需要一个原封不动的外面的人。今天最大的拦阻是在我们身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出路。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神的灵没有法子从我们的灵里出来，因为我们外面的人已经都满了，已经都有了手中的事。必须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外面的人有一个破碎，让里面的人有路可以出来。

神不消灭我们外面的人，也不让我们外面的人完整如初，不被破碎。神是要从我们外面的人经过，要我们的灵借着外面的人去爱，借着外面的人去想，借着外面的人去定规。神的工作必须经过我们破碎的外面的人才能成功。我们要事奉神，就必须在神面前受这个基本的对付。我们外面的人如果没有破碎，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出路。主必须从我们外面的人出去达到人身上。

在外面的人没有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对立的。里面的人是整整的一个人，外面的人也是整整的一个人。外面的人是完整的一个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独立的一个外面的人。结果，外面的人是自由的，是充满了手中的事，里面的人则被监禁。当外面的人真的被破碎之后，外面的人就不能再单独行动。他并没有消灭，地方是变作不再和里面的人对立，而是受里面的人支配。这样，在我们身上就只剩

下一个人，外面的人变作零零碎碎的东西给里面的人去用。

一个外面的人被破碎的人，他的人是统一的，他外面的人受里面的人的支配。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的人也统一的，不过是掉一个头，是里面的人受外面的人的支配。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灵是存在的，但是他外面的人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把里面的人打倒了，里面的人至多只有一点良心的抗议而已。在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身上，他里面的人是完全被打倒了，是完全服从于外面的人的。人得救以后，应该掉一个头，应该把外面的人完全打碎，使他完全听从里面的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外面的人如何管辖他里面的人，今天我们应该掉一个头，让里面的人也如何来完全管辖外面的人。比方：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轮滚路，一种是路滚轮。在平路的时候，脚踏了轮，轮就滚，是轮滚路；但是在下坡的时候，脚不用踏，轮还是会滚，是路滚轮。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外面的人破碎的时候，我们是用轮来滚路，要滚不要滚是我们定规的，我们要快就快，我们要慢就慢。但是，如果外面的人刚硬，没有破碎，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下坡一样，路会把我们滚下去，它要滚，我们没有法子停止。这就是外面的人支配里面的人。

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用处，就是看他的灵到底能不能从这个外面的人出去。我们里面的人不能出来的时候，甚么事情都是外面的人在那里作，外面的人在那里单独行动，外面的路在那里滚那个轮子。主如果赐恩，把我们外面的下坡路全部弄平了，外面的人破碎了，外面的人就不会出主张，就不会定规，里面的人就能够出来，里面的人就能不受外面的人的阻碍而自由的出来。主如果给我们一点恩典，破碎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就变作能使用灵的人，我们的灵要出去就能出去。

是人不是道理

我们不是学了道理就能作工，基本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人如何。作工的是我们这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经过对付。把对的道理给了一个错的人，他有甚么法子拿东西出去供应教会？所以我们基本的学习是要这个人变作可用的器皿；要这个人变作可用的器皿，就必须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

神一直在我们身上作事。虽然我们自己不清楚，但神是天天在那里要打破我们。多少年的痛苦，多少年的难处，多少次神的拦阻临到你身上，你要这样，神把你挡住，你要那样，神又把你挡住，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你如果还没有看见神在你身上所要作的是甚么，你就要求神，说：「神哪！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的手。」许多时候，驴子的眼睛比自以为先知的眼睛明亮。驴子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但自以为先知的却没有看见。驴子知道神的拦阻，自以为先知的还不知道是神的拦阻。我们要知道，破碎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路。这么多年来，神是一步一步的要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碎，要破碎我们这个人，不让我们作一个完整的人。可惜，有人以为所缺少的是道理，以为如果能多听些道理，能增加些讲道的材料，能多明白些圣经的解释就好。这是完全错误的路。神的手在你身上，必须作一件事，就是把你打碎。不能凭你的意旨，要凭神的意旨；不能凭你的思想，要凭神的思想；不能凭你的定规，要凭神的定规，神是要你完全被打碎。但我们的难处是神一次一次的挡住我们，而我们却怪这个，怪那个，也像那先知一样，自己看不见神的手，却怪驴子不肯跑。

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的遭遇都是有神的安排的；没有一个基督徒的

事是偶然的，是没有神的安排的。我们必须服在神的安排之下。我们总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安排，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神在事事处处都击打我们。有一天神赐恩给我们，我们能接受神在环境上的安排，我们的灵就能出去，我们就能使用我们的灵。

是律不是祷告

神对付我们，破碎我们这个人，让灵能出来，叫我们能使用我们的灵，这是按着神的律，不是按着我们的祷告。这话是甚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里面的人经过我们被破碎的外面的人出来，这是一个律，不是我们的祷告能叫它这样或者叫它不这样。

一个律不能因祷告而被改变。你一面祷告，一面把手摆在火里去烧，你的手还是要被烧痛（这不是说神迹，是说天然）。你的祷告不能改变那个律。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作一个顺服神的律的人。不要以为只要祷告就有用。你要手不灼伤，就不要摆到火里去烧。不要一面祷告，一面又把手摆到火里去烧。神对付我们是按着律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人必须经过外面的人出来，这是一个律。你外面的人如果不打碎，不磨成粉，你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无论如何，这是主的路，主必定要打破你这个人，主才能有路出来。我们千万不要不顺服这个律，而用许多祷告来求这个祝福，求那个祝福。这样的祷告没有用。你的祷告不会更改神的律。

属灵工作的路是要神能从我身上出去，只有这条路是神合用的路。没有被破碎的人，福音在他身上没有路，神在他身上没有路，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路可走。要俯伏，实实在在要俯伏。顺服神的律更好于我们许多的祷告。无知的来求神祝福，求神替我这样工作，求神替我那样工作，远赶不上有一分钟知道神的路是这样走的。一切这样的祷告都没有用，更好是把这样的祷告停止，向神说：「神，我伏在你面前。」许多时候，我们求祝福的祷告都是拦阻。许多时候，我们羡慕祝福，还是看不见神的怜悯。我们要求祂的光照，要学习服在祂的手下，要顺服这个律。这个顺服就是祝福。

第四章 如何认识人

认识人的紧要

我们作工的人，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认识人。当一个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认识他属灵的情形，必须知道他本来是甚么种的人，现在他是到了甚么地步；必须知道他口里说了甚么话，心里实在是要说甚么话，他口里和他心里所不同的到底在那里，他在我们面前遮盖了甚么；也必须知道他的特点是甚么，他是不是一个刚硬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谦卑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我们作工有没有功效，与我们能不能知道人的属灵情形有极大的关系。如果神的灵借着我们的灵给我们看见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是甚么种的情形，我们就能对他说合适的话。

我们在福音书里看见，每逢有人到主面前来，主都对他说合适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主并没有对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讲重生的道，主也没有对尼哥底母讲活水的道。重生的道是对尼哥底母讲的，活水的道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的，这是何等的合适。对于没有跟从祂的人，祂呼召他们来；对于要来跟从祂的人，祂要他们背十字架。对于自告奋勇而来的人就讲估计代价，对于迟缓的来跟从的人就讲要让死人埋葬死人。主的话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合适的，因为主认识每一个人。人来到主面前，不管是来寻求，不管是来窥探，我们的主都认识他们，所以主对他们说的话都是有功效的，都是合适的。在应付人的事情上，主是远远的在我们前面，我们是远远的跟从祂。虽然是远远的跟从，但是我们还得跟从，方向还得一样。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学祂那样认识人。

一个灵魂摆在一个不认识人的弟兄手里，这个弟兄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他只是凭着主观来说话，他那一天有甚么感觉，就无论对谁都说那一个感觉，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题目，就无论对谁都说那个题目。这样的工作能有甚么功效呢？没有一个医师可以只用一个药方给所有的病人吃。可惜有些事奉神的人，只有一个药方。他不认识人的病，但又在那里治人的病。他不能分别人的难处在那里，不知道人复杂的情形，没有学会认识人属灵的情形，竟然在那里好像全套都预备好，可以应付人似的。这实在是愚昧的事。我们不能盼望只用一种属灵的药力来医治一切属灵的病，这是不可能的事，完全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要以为感觉迟钝的人不能分辨人，思想敏锐的人就能分辨人。思想敏锐和感觉迟钝，在分辨人的事上同样的没有分。人不能用思想和感觉来分辨人。人的思想无论多敏锐，并不能把人深处的情形显出来，并不能摸着人深处的情形。

作工的人遇见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基本的事，就是先要找出他在神面前实在的需要是甚么。有的时候，连他回答的话都靠不住。他说头痛，真的头里有病吗？也许头痛是一种症状，病却不在头部。他告诉你觉得很热，但不一定有热度。他对你说许许多多的话，你能找出来他所说的话不一定都靠得住。很少有一个病人真的知道他自己生甚么病。他不知道他生甚么病，要你诊断他生的是甚么病，要你定规他所需要的到底是甚么。你要他自己说出他的需要，他不一定说得对。必须懂得病理的人，学习过认识属灵难处的人，才能告诉他所需要的到底是甚么。

你在那里说的时候，要真的知道才可以，不是勉强说他生甚么病。主观的人是要勉

强人生他所想象的病。主观的人要硬说人生的是甚么病。人生病，人有难处，人不会说，你要会说，但你不能用你的主观勉强的说他生的是甚么病。

我们能不能帮助弟兄姊妹，就看我们能不能摸出弟兄姊妹的难处，对症下药。如果我们的诊断准确，我们就有法子帮助他们。或者你找出来这一个难处不是你所能帮助的，事情也就清楚。你应当知道有的人属灵的情形是你所能帮助的，你也应当知道有的人是超过你的能力，不是你所能帮助的。你总不要冒昧到一个地步，以为所有的工作你全能作，以为所有的人你都能帮助。有的人你能帮助，你就把你所有的都摆进去帮助他。有的人你不能帮助，你就可以告诉主说：「这是超过我力量之外的，这个病我不能治，这个我没有学习，我不能应付这个难处，主阿！你施怜悯。」或者你看见肢体的功用，你觉得某件事是某弟兄能作的，某件事是某姊妹能作的，你就让他们去解决这些事。你知道你自己是有限的，你知道你自己只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能以为所有属灵的工作我都会作，我们不能以为所有属灵的工作我一个人能包办。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限度，同时也看见别的肢体的供应，能去找别的弟兄说：「这是我力量之外的事，这是你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同工的问题，有身体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单独行动。

每一个作主的工的人，要事奉主的人，总得在主面前学习认识人。不认识人属灵的情形，就没有法子作工。何等可惜，许多人的灵性，经过那些没有学习的弟兄的手就糟了。他们没有法子给人帮助，他们只能给人主观的意见，而下能满足客观的需要。这是最大的难处。人不能因着我们这样想就生这个病。人属灵的情形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人的属灵的情形找出来。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弄得好，我们就没有法子来帮助其他神的儿女。

认识人的工具

一个医生看病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医疗器械来帮他的忙。但是，我们没有医疗器械，我们没有体温表，我们没有爱克司光，我们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来测量人属灵的情形。那么，我们用甚么东西来断定一个弟兄有病或者没有病呢？用甚么东西来断定他的病是甚么病呢？神的工作就在这里，神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变作测量的标准。神要作工在我们身上，作到一个地步，我们能测量出人有没有病，测量出人生的是甚么病。主就是要这样用我们。这个工作，比医生的工作难得多。因此，我们要深深的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

假定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发明过体温表，那么，医生的手必须一摸就知道人有热度没有热度，医生的手就是体温表。这样，他的手必须非常敏锐；不只敏锐，还应当非常准确。在属灵的工作上就是这一种情形。我们就是某种的体温表，我们就是某种的医疗器械。因此，我们就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需要经过严格的对付。因为在我们身上所容留的，将来在别人身上也必定容留；在我们身上所没有学习的功课，我们就不能帮助别人学习。先决的问题，在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没有学习。我们所学习的越完全，越彻底，我们在神工作里的用处就越大。我们所学习的越少，换句话说，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越少，我们所保全的自己越多，我们拯救自己的骄傲，拯救自己的狭窄，拯救自己的意见，拯救自己的喜乐，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人。这些东西我们都拯救了，都没有从我们身上失去，这些东西在别人身上我们也就没有法子去对付。骄傲的人不能对付骄傲的人，狭窄的不能对付狭窄的

人，虚假的人不能对付虚假的人，放松的人不能对付放松的人。自己是那一种的人，不定罪那一种的病，他就没有法子找出别人是甚么种的人，有甚么种的病。一个医生可能会医别人，不会医自己，但在属灵的事上却不能这样。作工的人，自己就是病人，必须自己的病得着了医治，才能医治别人。自己所没有看见的，就不能带领别人看见；自己所没有经过的，就不能带领别人经过；自己所没有学习的，就不能带领别人学习。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我就是神所预备来认识人的器械，所以，我这个人必须可靠，要可靠必须可靠，我的感觉必须可靠，我的诊断必须可靠。为要我的感觉可靠，我就祷告说：「主阿！求你不放松我。」为要我的感觉可靠，我就让神在我身上作我从来没有梦想到的工作，并且让神作到一个地步，使我成为神所能用的人。如果有一只体温表，度数的高低不够准，医生就不肯用它。体温表应该准确，体温表应该可靠。我们摸人属灵的难处，比摸人身体的疾病更严重，不知道要严重到多少倍。可是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办法，一会儿会作这个，一会儿会作那个，我们是不可靠、不能用的人。我们必须经过神的对付，才能有用。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责任的重大？神的灵不肯直接作工在人身上，祂无论如何要经过人来作。一个人有甚么种的需要，虽然一方面有圣灵的管治在那里替他安排，而另一方面，神作工是借着话语，是借着话语的执事。如果没有话语执事的供应，就不能解决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这个责任落在我们身上，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我这个人可用不可用，要影响教会能不能得着供应。

比方说：有某种病，热度一定要高到某一个度数，假定是华氏一百零三度，你不能用手摸一摸说，这大概是一百零三度。必须准确又准确的是一百零三度了，你才能断定是某种病。神用我们来诊断人生了甚么病，就是用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的感觉是错的，我们的思想是错的，我们的意见是错的，我们灵里的认识是错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是不够的，而我们竟然去替人诊病，那未免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作一个准确的人，作一个可靠的人，作一个神所能信任的人，神的灵就可以从我们出去。

属灵工作的起点，就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经过校对又校对。一支体温表，必须依照一定的标准来制造经过仔细的检查，是合乎规格的，在使用的时候，才能准确可靠。我们就像那个表，如果不准确，就要把许多问题都弄错了。我们要准确，就要受过极精密的对付。我们是医生，我们也就是医生所用的器械，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学习。

认识人的路——病人方面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一个病人的情形？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病人身上来看，一方面从我们身上来看。

从病人方面来看，我们怎样才能看出他的病来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病在那里，你只要看他突出的部分是在那里。突出的部分是最显露的，不管你如同隐藏都藏不住。一个骄傲的人，所显出来的就是骄傲。即使他在那里谦卑，连他的谦卑都是骄傲，没有法子假冒。一个忧愁的人，连他的笑都是忧愁的。甚么种的人必定露出甚么种

的情形来，甚么种的人必定给你甚么种的印象，这是一定的。

圣经里面多次说到人属灵的情形：人有暴躁的灵，人有刚愎的灵，人有忧伤的灵等等。事实上，我们能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来讲论一个人属灵的情形，我们能说一个人有轻浮的灵，一个人有沉闷的灵等等。这些灵的情形是从那里来的？比如说，灵的刚硬，这个刚硬是从那里来的？灵的骄傲，这个骄傲是从那里来的？灵的狂放，这个狂放是从那里来的？正常的灵本来是没有色彩的，灵自己除了彰显出神的灵之外，本来是没有色彩的。但是为甚么又说刚硬的灵、骄傲的灵、狂妄的灵、不赦免的灵、忌恨的灵等等呢？这是因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没有分开，外面的人的情形就变作里面的人的情形。你看见一个灵是刚硬的，这是因为里面的灵穿上外面的人的刚硬。一个骄傲的灵，就是外面的人的骄傲穿在里面的人身上。一个忌恨的灵，就是外面的人的忌恨盖在里面的人身上。这就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没有分开。灵本来是没有色彩的，是外面的人的色彩变作灵的色彩。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灵就是以外面的人作它的色彩。

灵是出乎神的，本来是没有色彩的，是我们自己外面的人错了，所以灵也受影响。灵会骄傲，灵会刚硬，都是因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外面的人的情形搀杂在灵上，所以一个人的灵出来的时候，外面的人的情形就套在灵上面，和灵一同出来。骄傲的人就把骄傲套在灵上，和灵一同出来；刚硬的人就把刚硬套在灵上，和灵一同出来；嫉妒的人就把嫉妒套在灵上，和灵一同出来。因此，在经历里，我们看见有骄傲的灵，有刚硬的灵，有嫉妒的灵等等。这些实在不是灵自己的色彩，乃是外面的人的色彩。所以，要叫一个人的灵干净，不必去对付灵，只要去对付外面的人。难处不在灵上，难处是在外面的人上。一个人的灵带着甚么色彩而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在甚么事上没有被破碎。你摸着一个人的灵是甚么种的灵，就是说这一个人的外面的人是甚么种的情形，也就是说他在这件事上没有被破碎。他将这些东西给了他自己的灵，戴在他自己的灵上，挂在他自己的灵上，他的灵就不得自由，他的灵就披上了他外面的人的这些情形。

如果我们摸人的灵，我们就知道这个弟兄的需要是在那里，因为认识人的秘诀就是摸人的灵。我们总得摸着那个人灵里的东西。不是他的灵本身有甚么东西，乃是他的灵带上了那个东西。知道他灵的情形，就知道他外面的人的情形。我们要着重地说，认识人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一个。人的灵的情形，就是人外面的人的情形。灵是甚么样子，外面的人就也是甚么样子。灵的色彩，就是外面的人的色彩。一个弟兄在那一点上是突出的，在那一点上特别强，好像有一个东西碰到你面前来，你一摸就摸到那个东西，你一碰就碰到那个东西，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他没有被破碎的外面的人。你只要摸他的灵，你就能知道他的情形怎样，你就能知道他所显露出来的是甚么东西，或者他所想要遮盖的是甚么东西。我们要认识人，就是根据他的灵来认识他。

认识人的路——我们方面

在我们方面怎样来认识人的灵的情形？这一点，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治，都是神给我们学的功课。圣灵管治我们一次，我们就破碎一次；圣灵管治我们一点，我们就破碎一点；我们在那一件事上受圣灵的管治，我们也就在那一件事上被破碎。并不是一次的管治或一次的破碎就够了。在我们身上有许多问

题，要经过许多次的管治，许多次的破碎，才能叫我们达到可用的地步。我们能去摸弟兄，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去摸所有的弟兄，也不是说，我们能去摸一个弟兄一切的属灵情形。这乃是说，我们自己在某件事上受了圣灵的管治，在某件事上被主破碎了，我们也就是在那一件事上能摸着弟兄。我们自己在某件事上没有被主破碎，我们自己的灵没有感觉，我们自己的灵不能用，在那件事上，我们就不能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所受圣灵的管治有多少，我们的灵的感觉就有多少；我们自己所受的破碎有多少，我们的灵的去就有多少；我们在那一件事上受了破碎，我们的灵在那一件事上就能出去。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无法勉强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因此，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治，要接受圣灵的破碎。只有经练多的人，他的事奉才能多；只有破碎多的人，他的感觉才能多；只有损失多的人，他才有多多的可以给人。我们如果想要在某一件事上拯救自己，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没有属灵的用处。我们在那一件事上保留自己，原谅自己，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没有属灵的感觉，也没有属灵的供应。这是基本原则。

只有学过的人，才是能事奉的人。一个人可以把十年的功课在一年之中来学，也可以把一年的功课摊在二十年三十年之中来学。人如果耽搁自己的学习，就是耽搁了自己的事奉。神若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一个意念要事奉，我们就要把道路认准了，事奉神的路乃是被破碎的路，乃是受圣灵管治的路。没有受圣灵管治的人，没有被破碎的人，就不可能有事奉。受圣灵的管治有多少，被破碎有多少，他的事奉就有多少。这是没法勉强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在这里，人的情感没有用，聪明也没有用。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少，就是多少。越受对付的人，就极能认识人；越经过圣灵管治的人，就越能用自己的灵来摸着别人。

有一件事使我们非常痛苦，就是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不会分辨，有许多出乎主的，他们不觉得，有许多出乎天然的，他们也不觉得，一个人用他的脑力在那里作工，他们也不觉得，一个人用他的情感在那里作工，他们也不觉得。所以不会分辨，就是因为自己所学的太少。神的灵是神一次给了我们，但我们的灵的学习是一生一世的。我们多学一次，就多看见一次。主在甚么事情上严严的对付过我们，以后这件事情在别的弟兄身上只要一发苗，我们就立刻知道，不必多出来，只要发一点苗就知道。主在我们身上作了多少工作，我们也就知道多少。属灵的感觉，是一个一个得着的，是一次一次得着的。经过多少次对付的人，他最多只有多少次的感觉。比方说：有的人在他的头脑里能定骄傲为罪，这个道理他也能讲，但是在他的灵里并不觉得骄傲不对。别人骄傲出来的时候，他灵里不厌烦，他里面好像充满了同情。直到有一天，神的灵在他身上作工，给他看见甚么是骄傲，他受了神的对付，骄傲在他身上被烧掉了。结果，他口里所讲的定骄傲为罪的道，也许仍像从前一样，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就是每逢有一个骄傲的灵从一位弟兄身上出来，他就觉得不对；他不只觉得不对，他也厌烦。他从神那里所学习的，所看见的，能叫他里面有感觉，叫他里面厌烦。「厌烦」这两个字，用来表明那种感觉，是最恰当的。从那时起，他就能服事那个弟兄，因为他认识那个病。那个病他也生过，他先得了医治；虽然他不敢说完全得了医治，但最少他能说得了一点医治。这是属灵知识的来源。

神赐圣灵给我们是一次的，我们得着属灵的感觉是多次的。有多少次的学习，就有多少样的感觉。少了一次学习，就少了一样感觉。所以，拯救自己，保全自己有甚

么用！凡拯救了自己生命的人，就要丧失生命。我们在那一件事上保守自己少受痛苦，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失去主所要我们得着的。所以，要求主在我们身上不停止祂自己的手。盼望祂在我们身上作工，盼望祂一次过一次的作。最可惜的是，主在我们身上作了一次没有结果，作了两次仍没有结果，一次过一次，我们不知道主的手在那里作甚么，我们没有注意主所作的，我们甚至是在那里抵挡。人所以没有属灵的窍，不会有属灵的分辩，就是因为缺少属灵的学习。所以，我们盼望在神面前能知道，我们所受的对付越多，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就越多，我们所认识的事也就越多，我们所供应人的也就越多。我们要扩充事奉的范围，就要扩充我们受对付的范围。我们如果要事奉的范围扩充，而受对付的范围不扩充，这是不可能的。

实行的方法

我们受了这些对付之后，有了这些基本的学习之后，我们的灵就能出来，我们的灵就能去摸别的弟兄，我们的灵就能认识别人的情形。现在我们要学习在实行上怎样认识人。

我们要摸人的灵，总得听他开口说话。我们也承认，有的人不必等人开口，就能摸着人的灵。但达到这样地步的人非常少。普通的时候，总是要等人开口。神的话是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不管他用意如何，手腕如何，总是他口里所说的是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说的时候，自然而然灵就出来。他如果是狂傲的，狂傲的灵就出来；他如果是虚假的，虚假的灵就出来；他如果是忌恨的，忌恨的灵就出来。你听他的说话，你就能摸着他的灵。一个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光注意他说了些甚么话，你更要注意他的灵是甚么种的情形。我们不是凭着人的话来认识人，乃是凭着人的灵来认识人。

有一次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两个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祂，就对主说：「主阿，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吗？」他们这样一说，他们的灵就出来了。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心」照原文可译作「灵」）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听人的话，要知道人的灵。话一出来，灵就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心里面是甚么情形，他话里面一定说出来。

还有一点，你听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去注意那件事，而要注意人的灵。比方：今天有两个弟兄出事情，甲说乙不对，乙说甲不对。这件事放到我们面前来，我们要怎样对付？当事情发生时，只有他们两个在场，我们没有法子知道。但是，两个人一开口，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灵如何。在基督徒中间，不只是事情错了就是错，乃是灵错了就是错。一个弟兄一开口，我们能说事情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灵错了我们知道。你说是他骂你，但是你的灵不对。所有的问题都在乎灵。灵错的人，不只这一件事情错，连他的人也错了。在神面前的是非是凭着灵来定规的，不是单凭着事情来定规的。所以听人话的时候要摸着人的灵。在教会里面，许多事情常是灵错，不只是事情错。如果甚么都是光凭着事情来断定，就要把教会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我们是在灵的范围里，不是在事情的范围里，我们不能被拖到事情里面去。

如果我们的灵能出去，我们就能摸着各种各样的灵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摸着一种情形，就是对方的灵是关闭的，不出来，那时，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灵来断定事

情，来认识人。但愿我们能和保罗一样的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
（林后五16）我们不是凭着肉体来认识人，我们是凭着灵来认识人。我们学会这个基本的功课，在神的工作上就有路走。

第五章 教会与神的工作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外面的人的确是非常大的拦阻。我们能说，神今天是受人的限制。神的儿女必须明白教会的用处到底是甚么，也必须明白教会与神的能力和神的工作的关系。

神的彰显与神的被限制

曾有一次神将祂自己摆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肉身可能成为神的限制，也可能就是神的丰富。当道成肉身之前，神的丰富是没有边际的。当道成肉身之后，神的工作就在这肉身之内，神的能力也就在这肉身之内，神不在这个肉身之外作甚么，也就是说，神要受这个肉身的限制。但我们在圣经里所看见的，这一个肉身并没有限制神。祂可能限制神，但事实上没有限制神。这一个肉身充充满满的彰显了神的丰富。神的丰富就是这一个肉身的丰富。

那时神将祂自己摆在这一个肉身之内，今天神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今天神的能力在教会里面，今天神的工作也在教会里面。在福音书里的时候，神不在那一个肉身之外有祂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赐给子，今天也照样，神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教会，在教会之外神不作工。神不单独作工，神也没有借着别的来作工，神乃是借着教会来作工。从五旬节一直到今天，神的工作是借着教会作出来的。当初，神如何将祂自己完全的、无限的、没有保留的摆在一个人里面，摆在基督里面，今天神也是完全的、无限的、没有保留的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在神面前的责任是何等重，教会可能限制了神的工作，教会可能限制了神的出来。

拿撒勒人耶稣，祂就是神。神在祂里面彰显，祂并没有使神受限制，因为祂从里面到外面完全是为着神的。祂的情感是神的情感，祂的思想是神的思想，祂生活在地上的时候，祂自己能说：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子凭着自己不能作甚么，子所作的乃是从父那里所看见的；子凭着自己不能说甚么，子所说的乃是从父那里所听见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神将祂自己摆在祂里面，能够说，祂是道成肉身，是神成为人，是完全的。到有一天，神将祂里面的生命分给人的时候，祂能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祂将生命释放出来，祂没有拦阻，祂没有限制。今天神也挑选教会作祂的器皿，神也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神也把祂的能力和祂的工作摆在教会里面。神要借着教会有一条路走出去。教会是神说话的器皿，教会是神彰显能力的器皿，教会是神作工的器皿。今天教会若能让神有一条路出来，神就能彰显祂的能力和祂的工作。今天教会如果不行，也就限制了神。

福音书基本的教训，就是神在一个人里面；书信基本的教训，就是神在教会里面。福音书告诉我们，神只在一个人里面，没有在第二个人里面，没有在任何其他的人里面，神只在耶稣基督一个人里面。书信也是给我们看见，神只在教会里面，神不在任何的团体里面，神不在任何的集会里面，神只在祂的教会里面。愿我们的眼睛能被开启，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

当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我们就自然而然仰起头来远远的望着天说：「神阿！我们所给你的拦阻是何等大！」当全能的神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全能的神仍然是

全能的，没有一点限制，没有一点减少；今天神的盼望，神的目的，乃是当祂自己住在教会里的时候，全能的神仍然是全能的，是有限量的。神要在教会里也像祂在基督里一样没有拦阻的彰显出祂自己来。所以教会如果有限制，那也就是神受了限制。教会的无能，就变作神的无能。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些话，我们只能恭恭敬敬的来说它。简单说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拦阻，就变作神的拦阻；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限制，就变作神的限制。神如果不能从教会身上出来，神就没有出路。今天神的路是在教会里。

为甚么圣灵的管治这么紧要，灵和魂的分开这么紧要？为甚么外面的人必须破碎，必须借着圣灵的管治来破碎？这没有别的缘故，就是要让神能我们从身上有路出去。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所讲的只是个人属灵经历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不只是个人属灵经历的问题，乃是和神的路发生关系，和神的工作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人该不该限制神？神在我们身上自由不自由？只有我们在神面前受了对付，受了破碎，神在我们身上才能不受限制。

教会如果要给神一条路，我们这些人就必须受神的对付，让神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就是我们最大的拦阻。外面的人的问题不解决，教会作神的路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如果神施恩，叫我们外面的人能被拆毁，祂在祂的工作上就要怎样的用我们作祂的路！

拆毁与神工作的路

现在我们要来看，外面的人被拆毁以后，我们如何能读神的话，如何能作话语的执事，如何能传福音。

读圣经

关于读圣经，有一个事实，就是甚么种的人就读出甚么种的圣经来。许多时候，人是用他那个不顺服的思想、纷乱的思想、自作聪明的思想在那里读圣经。这样，他所读出来的圣经，都是他的思想，而摸不着圣经的灵。我们如果盼望能从圣经里遇见主的自己，我们那个不顺服的思想、不和谐的思想，就必须被神打破。如果我们的思想仍然是那样的不顺服，不和谐，那么，不管我们是多聪明，这个聪明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聪明看为了不得，但是从神看来却是一个大拦阻。不管我们多聪明，我们总没有法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进入神的思想。

读圣经最少有两个需要：第一，需要我们的思想进入圣经的思想；第二，需要我们的灵进入圣经的灵。写圣经的人，或者是保罗，或者是约翰，他在写那一段话的时候是怎样想的，你也怎样想，你的思想要进入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怎样开始，你的思想也怎样开始；他的思想怎样发展，你的思想也怎样发展；他想到甚么理由，你也能想到甚么理由，他想到那里有一个甚么教训，你也能想到那里有一个甚么教训。换句话说，你的思想像一个齿轮一样，他的思想也像一个齿轮一样，他的轮齿和你的轮齿是合得起来的。你的思想进入了保罗的思想，你的思想进入了约翰的思想，你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你的思想进入了被神默示的思想，这样，你才能明白圣经的话到底是甚么。

有的人读圣经，是以他自己的思想为主体，不过想采纳一点圣经里的思想，作他的材料。在他的头脑里，有他自己的道理在那里转动，他不过盼望从圣经里面得着一

点材料来装在他的道理里面而已。我们站起来讲道，一个有经历的人，只要听我们讲五分钟、十分钟，就能知道我们是用自己的思想在那里引圣经呢？或者是我们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是在两个世界里讲道。有的人站起来讲道，他也许是照着圣经在那里讲，讲得很好听，但是，他的思想是和圣经的思想相左的，是和圣经的思想合不起来的；另一种相反的情形，就是当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他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里面，他的思想是和圣经的思想一致的，是和圣经的思想合得起来的。这一种情形是正常的，但不是每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要使自己的思想能进入圣经的思想，就需要破碎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不破碎，连读圣经都不行。不要以为因为没有人教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不好，要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的思想没有被神制服，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不好。你一被神打碎，你就没有你自己的活动，你就没有你主观的想法，你就慢慢的，好像很软弱的，零零碎碎的，起首摸着主在想甚么，你就能摸着写圣经者的思想，跟着他去想。必须在外面的人被打破之后，才能进入神话语的思想，外面的人就不再是你的拦阻。

读圣经，要你的思想能进入写圣经者的思想，要你的思想能进入圣灵的思想，这是要紧的，但还不过是初步。没有这个，不能读圣经，有了这个，也不一定就能读圣经，因为圣经不光是思想。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这本书里面，神的灵出来了。不管是彼得，是约翰，是马太，是马可，每一个写圣经的人，当圣灵默示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一面他们是顺着思想写，另一面他们的灵是顺着圣灵出来了。有一件事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法子明白的，就是在圣经的话语里有灵，灵被释放出来，就像先知的讲道一样。你今天如果听见一篇先知的讲道，你要看见不只有话，不只有思想，还有一个东西，是莫名其妙的东西，但在你里面是清楚的，那个我们称它作灵。在圣经里不只有思想，并且是灵出来了。所以读圣经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最要紧的条件，就是你的灵能出来，能摸着圣经的灵。你的灵要摸着圣经的灵，你才能领会圣经说的是甚么话。比方说：一个顽皮的孩子故意把人家的玻璃窗打破了，那个人家的主人就出来很重的责备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也把她的孩子责备一顿。在这里，我们觉得那个房主人责备孩子和那个母亲责备孩子不一样。外面同样是责备，但是里面责备的「灵」却不一样。那个房主人的责备是生气，他的灵是怒气的灵；那个母亲那样责备她的孩子，她在那里有爱，有教育，也有盼望。她那个责备是有盼望的责备，是有教育的责备，是充满了爱的责备。那个灵完全不一样。这不过是一个很浅的比喻。写圣经的灵，比这个强多了。写圣经的灵乃是永远的灵，写圣经的灵今天还在这里，一直充满在圣经里。如果我们外面的人被打破了，我们的灵能出去，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思想能进入圣经的思想，并且还能摸着那个灵，摸着当初写圣经时候的灵。如果你的灵不能出去，不能摸着写圣经者的灵，你就无论如何不能明白神的话，圣经在你手里就是一本死的书。所以，话又得说回头，基本的问题是外面的人有没有被破碎。只有当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我们的思想才能变作可用，我们的灵也才能出来，神在这件事上才不会受我们的限制。所有的难处，就是我们一直拦阻神，连在读圣经的事上我们都拦阻神，都不能给神自由的路。

话语的执事

神在祂的工作里，一面要我们明白祂的话，这是祂工作的起点，另一面祂愿意将祂

的话一句或者几句摆在我们的灵里，像一个负担一样，要我们将这一句或者几句的话拿来服事教会。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希腊文里面，「道」是一个名词，「传」也是一个名词。「传道」这个词译得更准一点，就是道的执事、话语的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事。话语的执事就用神的话来服事人。

我们的难处是甚么？就是里面有话，却不能释放出去。有的人灵里的确有话，里面有相当重的负担，觉得要把这个话传出去给弟兄姊妹知道，但是他站在讲台上讲了一句，里面还是那么重，讲了两句，里面还是那么重，讲了一分钟，里面还那么重，讲了一点钟，里面还是那么重，话语不出去，外面的人不能替他传达里面的负担。他要把里面的负担传出去，他要把里面的道讲出去，可是他外面的人没有给他一句相当的话，怎么说还是那么重。他来的时候担子是多么重，他去的时候担子还是多么重。这只有一个缘故，就是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外面的人不能帮助里面的人，反而成了里面的人的拦阻。

如果他外面的人被破碎过，他就自然能说得出来；他里面有负担，有话，他外面的人的思想会有一句合适的话，刚刚好来表明他里面的意思。他里面的话一说出去，他里面的负担就轻了。他觉得越说越轻松，他觉得这是他的工作，这是用神的话来服事了教会。所以，里面的负担需要外面的思想给他恰当的话。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意思，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感觉，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灵，那么，外面的人要去摸里面的感觉却摸不着，要说出一句恰当的话却说不出，结果，神就没有法子从他里面出来，神受了拦阻，神得不着路，教会也得不到帮助。我们要记得，外面的人在话语的执事里是一个最大的拦阻。许多人以为聪明的人有用。这是错误的思想。不管你多聪明，外面的人绝不能代替里面的人。只有外面的人被拆毁，被打碎了，就自然而然里面的人能生出思想来，生出话语来，从外面的人冲出去。就是这个外面的人的壳子必须被神打破。这个壳子越被打破，灵里的生命就越能出来。壳子如果留着，灵里的负担就不能出来，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就没有法子从你身上流到教会去，你就不能作话语的执事。神的生命和能力，最多的时候是借着话语供应出去的。你外面的人没有被击打，没有伤口，你里面的人就没有法子出去。来听你讲道的人，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摸不着生命。你要给人，但人还是不能得着。你里面有话，但你外面说不出，外面的人在那里拦阻你。主耶稣的事是非常宝贵的，有人摸着祂衣裳的襟子，就得着祂的能力。主耶稣的衣裳襟子是在祂人的最外面的地方；在祂人的最外面的地方，也能摸着祂的能力。我们的难处就是里面有生命，外面流不出生命；里面有话，外面说不出来；里面有神的工作，外面有了拦阻，没有法子出去。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自由的路，神不能从我们身上自由的出去。

传福音

人常有一个错误的领会，以为人听福音乃是听见道理对了才相信，或者以为人的情感被激动了所以才相信。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凡只被情感激动而表示信主的人，不会长久；凡是思想被说服的人，也不会长久。思想可以用，情感也可以用，但光是思想，光是情感就不够，因为人得救不是从情感从思想来的。一个罪人能俯伏在神面前，就是因为你那个灵能发出光来，你那个灵能这么一下冲出去，人就倒下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出去的灵，才能有福音传出去。

有一位作矿工的弟兄，他是被神重用的。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见与闻》，说到他传福音的经历。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受感动。他不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弟兄，但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主就重用他到这个地步。他的特点在那里呢？他的特点就是他的人是被破碎的，他有一个破碎的灵。他第一次讲道，是在二十三岁，也就是他初得救的时候。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一位传道人讲道，他心里迫切的要救人，他就请求传道人让他上去讲。可是他一上去，一句话也讲不出。他心里充满了救人灵魂的热火，眼泪像潮水那样涌出来，最后，他喊着讲了两三句话。那时，神的灵充满了聚会的地方，人都感到自己的罪和丧失的情形。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虽然年纪轻，但他外面的人是被破碎的，他没有多少话，但他的灵出来了，人也就得救了。他一生救了很多。我们读他的历史，就知道这个人是有灵出来的人。

这就是传福音的路。传福音的路就是灵的出来。外面的人的刚硬没有了，外面的人是破碎的，所以灵能出来。你每一次看见人还没有得救，你就觉得非救他不可，你的灵就能出去。这是基本的问题。传福音纯粹是在乎外面的人被破碎，里面的灵能够出来摸着人。是你的灵出去把人的灵碰一下，是神的灵出去把人黑暗的灵点一下，人就莫名其妙的得救了。如果你那个外面的人捆住灵，神在你身上就没有路，福音在你身上就没有路。我们一直在注意对付外面的人，就是因为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对付，道理再背得多一点也没有用。救人的是我们的灵摸着人的灵。我们的灵如果摸着人的灵，这个人非仆倒在神面前不可。我们的灵如果能大大的释放出去，人就没有法子不俯伏在神面前。

神在这些年间是走恢复的路。神不愿意人相信得救了，过多少年才对付罪，过多少年才奉献，过多少年才听见呼召跟从主。主正在走恢复的路，福音也得恢复，福音的果子也得恢复。应该是人一相信就从罪恶里出来，人一相信就完全奉献给主，人一相信就打破玛门的力量，就像在福音书里，在使徒行传里，主当初所拯救的人一样。如果福音是走恢复的路，那么传福音的人必须让主在他身上有通达的路。

我们相信，在主走恢复的路的时候，恩典的福音要和天国的福音合为一个。在福音书里，天国的福音和恩典的福音没有分别，到了后来，好像听见恩典福音的人没有听过天国的福音，好像恩典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是两个。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恩典的福音仍旧要和天国的福音合一，接受主的人也就是撇下一切的人，接受主的人也就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人的得救，不是贫穷的得救，而是厉害的得救，彻底的得救。

这样，我们就得在主面前低下头来说，福音要恢复，传福音的人也要恢复。要福音能进到人中间去，就要让神从我们身上出去。传福音需要更大的能力，也就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如果我们盼望福音能被恢复，如果我们盼望传福音的人能被恢复，我们就必须把一切都摆上，对主说：「主！我把我自己一切都摆上，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我盼望教会在我身上也有路，我盼望我不作拦阻你的人，我盼望我不作拦阻教会的人。」

主耶稣从来不是神的限制，祂从没有限制过神。将近两千年来，神在教会里一直作工，要作到一个地步，教会也不是神的限制。基督如何完全彰显神，而不是神的

拦阻，教会也要如何完全彰显神，而不是神的拦阻。神一步一步的教训，神一步一步的对付，神一次又一次在祂儿女身上剥夺，神一次又一次在祂儿女身上击打，神就是这样对付教会，神一直这样作，要作到有一天，使教会不是神的拦阻而是神的彰显。我们今天只得低下头来说：「主阿！我们惭愧；主阿！我们耽误了你的工作，我们拦阻了你的生命，我们拦阻了你的福音，我们拦阻了你的能力。」我们每一个都要对神说：「神阿！我把我所有的都摆上，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如果我们盼望福音有彻底的恢复，我们自己就得有彻底的奉献。愚昧的就是我们只觉得我们传福音的能力赶不上当初教会的能力，而忘记了当初的奉献和我们的奉献不一样。福音要被恢复，奉献就得恢复，两方面要一样的彻底。盼望神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出去。

第六章 破碎与管治

奉献与管治

我们要外面的人被破碎，就需要在主面前有奉献；但是，我们的奉献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奉献只是表示我们这一边的意思，表示我们愿意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制的奉献给神。我们可以在五分钟、一分钟之内将自己交在神手里，但这并不是说神在五分钟、一分钟之内就把我们这个人对付好了。我们愿意完全的奉献，不过是在属灵的路上刚刚起头走，并不是说神已经作好了祂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被神用，奉献还不是一切的条件。有了奉献，还要有圣灵的管治。圣灵的管治是非常要紧的事。这和我们能不能被神用发生极大的关系。需要我们的奉献加上圣灵的管治，然后才有可用的器皿。没有奉献，圣灵的管治在许多时候就有困难；但奉献也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灵的管治。

奉献乃是我们在我们所得着的光里来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管治乃是圣灵在祂的光里来对付我们。奉献只能照着我们所领会到的来奉献，只能照着属灵的眼睛所能看见的来奉献。到底我们的奉献包括有多大，老实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不是充满了无限量光的人，我们的光非常有限。我们认为得着最大的光的时候，从神看过来可能还是黑暗。我们凭着自己的光所奉献给神的，永远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换句话说，神的要求超越过我们所能奉献的。我们的奉献不能满足神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的光有限。但是，圣灵的管治就完全不一样。圣灵的管治是神在祂自己的光中看我们有甚么需要。不是我们看，是神看。神知道我们有某种的需要，神就借着祂的灵在环境里替我们安排某种的遭遇，来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所以，圣灵的管治远超过我们的奉献，并且是超越过不知道多少倍，这里面有极大的差别。

圣灵的工作乃是根据于神的光，圣灵的工作是照着神所看见的来作。所以只有圣灵的管治才是彻底的、完全的。我们自己是莫名其妙，到底我们该遭遇甚么，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拣选最好的时候，还是充满了错误。我们自己以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常常不是神所认为我们需要的。我们这一边所看见的，也许不过是千万分之一，但是圣灵在那一边替我们安排的时候，祂是按着神的光来安排的。圣灵所安排的管治，是远超过我们的思想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得着这个管治，我们也以为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当圣灵的管治临到我们身上，就叫我们惊奇骇异。圣灵在环境里所安排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料想得到的。有许多圣灵的管治都是突然而来的，好像神没有预先通知我们，就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击打。我们自以为活在光中，但神看这是非常微细的光，甚至神不以为是光，而圣灵是以神的光来对付我们。我们想我们认识自己的情形，但事实上我们不认识，只有神认识。从我们接受祂起，祂就替我们安排我们的遭遇。祂所安排的都是与我们有最大的益处，因为祂认识我们，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积极的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有建立的部分，也有拆毁的部分。我们重生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叫祂不得自由，好像人穿了一只又硬又窄的新鞋，反而不能走路。外面的人给里面的人难为，里面的人不能支配外面的人。因此从我们得救的时候起，神就要对付我们外面的人，破

碎我们外面的人。神对付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不是用我们所认为需要的方法，乃是祂看我们需要甚么，祂看我们这个人在甚么地方过分的强，在甚么地方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不能支配的，祂就按着祂所知道的来对付我们。

圣灵破碎我们外面的人的方法，不是借着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不是借着叫我们里面的人多得恩典。这不是说不要里面的人刚强，乃是说神对付我们外面的人，另有祂的方法。圣灵是借着外面的事来叫我们外面的人衰微。如果要里面的人来对付外面的人，这不大容易，因为这两个性质不一样，里面的人不容易叫外面的人受伤，里面的人不容易叫外面的人受击打。但是，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事的性质是一样的，外面的人很容易受外面的事的影响。外面的事能叫外面的人受击打，外面的事能叫外面的人痛，外面的事能伤外面的人，远过于里面的人所能作的。神是用外面的事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

圣经上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又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一分买两个，两分买五个，这是很便宜的，第五个是加给你的，是不要钱的，但是，「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圣经又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数过」译作「号过」更准确，不只每一根都数过，并且每一根都是编过号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基督徒身上所有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偶然遇见的。神要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祂的安排之下。

神安排这一切的时候，是根据于祂所知道我们的需要。祂知道怎样能与我们里面的人最有益处，怎样能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干净。祂知道某一件外面的事可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就叫我们一次遇见、两次遇见，接二连三的遇见。你要在神面前看见，过去这五年十年，你所遇见的事，都是神替你安排，来教育你的。你如果埋怨谁害了你，你就太不认识神的手；你如果以为自己命运不好，你就根本不认识圣灵的管治。我们要记得，我们身上所有的事，都是神的手量好了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与我们最有益处的。我们自己也许不会挑选这个，但是神知道这与我们最有益处。如果不是神安排这些管治，我们不知道已经落到甚么地步。这些安排是保守我们干净，把我们摆在祂的路上。这些安排是最好的，神不能给我们比这些更好的。许多人不能顺服，口里有埋怨，心里有反感，这是很愚昧的事。我们要记得，这一切都是圣灵所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一个人一得救之后，圣灵就开始作这些事。但圣灵要能自由的作这些事，还要等到一个时候。甚么时候圣灵才能自由的作呢？要等我们奉献。人得救的那一天，就是圣灵开始给我们管治的时候；人奉献的那一天，就是圣灵自由的给我们管治的时候。人得救以后，虽然还没有奉献，还是非常爱自己，很少爱主的心，但是你不能说圣灵的管治没有在他身上，圣灵还是在那里安排，圣灵还是借着各种事情要带他到神面前去，要把他外面的人打破。不过，在这样一个没有奉献的人身上，圣灵并没有自由的作。是当一个人蒙了神的光照，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圣灵才自由的作。你到了一个地步，觉得你这个人不能凭着自己活，不能为着自己活，你在你那一边所有的微细的光中，来到神面前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生也好，死也好，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这样，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就要加强。奉献是要紧的，奉献能让圣灵自由的作，不受限制的作。所以你不要希奇，为甚么当你奉献之后，有许多遭遇都是你理想之外的。这没有别的，因为你曾将你自己无条件的交在主的手里，

因为你曾对主说：「主！按着你的看法，把对我最有益的事作成功在我身上。」你这样奉献之后，圣灵就自由的作在你身上，没有顾忌的作在你身上。我们不走主的路则已，我们要走主的路，就绝对要注意圣灵管治的工作。

最大的受恩之法

一个基督徒自从得救那天起，神一直给他恩典来造就他。人从神面前得着恩典，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叫它作受恩之法。像祷告就是一个受恩之法，因为我们借着祷告能到神面前去得恩典；听道也是一个受恩之法，因为我们借着听道能到神面前去得恩典。「受恩之法」这个说法相当好，教会这几百年来都接受这个说法。我们需要有受恩之法来受恩典。我们自从作基督徒起，天天的生活都是一个受恩之法又加上一个受恩之法，再加上一个受恩之法。这就是说，我们聚会，我们听道，我们祷告，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们都能从中得着恩典。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受恩之法，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这就是圣灵的管治。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大部分的受恩之法是在圣灵的管治里。你的祷告，你的读经，你的聚会，你的听道，你的等候，你的默想，你的赞美，你所有的受恩之法，都不及圣灵的管治这一个受恩之法。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受恩之法，没有一件比圣灵的管治更要紧。圣灵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

我们回头去查看我们的受恩之法，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到底走了多少路。如果我们属灵的长进光是靠着祷告，或者光是靠着听道，光是靠着读圣经，如果我们主要的受恩之法不过是这一些的话，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受恩之法。我们天天所经过的事，无论是在家庭里的，在学校里的，在工厂里的，甚至走在路上遇见的，这各种各样的事，都是圣灵在那里为我们安排，为的叫我们得着最高的帮助，得着最大的益处。如果这些益处我们没有得着，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大的受恩之法，没有接受这个最大的受恩之法，这就是最大的损失。圣灵的管治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督徒一生中最主要的受恩之法。读圣经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祷告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聚会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各种各样其他的受恩之法都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听道，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受恩之法，这些都是极宝贵的，但是，没有一样能代替圣灵的管治。如果我们在圣灵的管治这一方面没有学习，我们一定作不好基督徒，也一定没有法子事奉神。听道可以叫我们里面得喂养，祷告可以叫我们里面得苏醒，读神的话可以叫我们里面得滋润，帮助别人也可以叫我们的灵得释放；但是，如果我们外面的人仍然那样强，那么，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就遇见搀杂，就觉得我们这一个人不是干净的。人一面觉得你的热心，一面又觉得你的搀杂；一面觉得你实在爱主，一面又觉得你也爱你自己；一面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弟兄，一面又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刚硬的弟兄，外面的人没有被拆毁。我们得着造就，不只在听道的时候，不只在祷告的时候，不只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造就，是在圣灵的管治里面。

所以在我们这一边需要一个完全的奉献，但决不可以认为奉献能代替圣灵的管治。要知道奉献乃是给圣灵一个机会自由去作，你说：「主！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让你自由去作。主！你觉得我需要甚么，你就给我甚么。」我们对于圣灵所安排的，如果能服得下来，我们就要得益处。就是这个服得下来叫我们得益处。我们如果服不下来，一直和神闹意见，常常要凭着自己作，那么，无论怎样作，路总是不正直

的。在我们这一边，基本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没有条件的，没有限制的，没有保留的将自己交给神，让神自由的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神一切的安排都是为着我们最高的益处，就是使我们感觉为难的事也都是我们的益处，我们肯把自己那样的交给神，我们就要看见圣灵利用各方面的事来对付我们这个人。

各样的对付

有的人特别在某些东西上得不着释放，主就在他的东西上特别对付他，一件过一件的对付他，连衣服饮食那些最细微的东西，神都不放松。圣灵是何等仔细，祂不忽略一件东西。你爱一件东西，你自己还不知道，祂却知道，祂会对付，对付得非常仔细。到有一天，这些东西被拆光了，你就得着释放，得着完全的自由。有许多人，圣灵是在某些事情上来对付他，他所舍不得的事，主一件一件不放松的对付。在这些对付里面，我们能看见圣灵是何等周到，我们自己所没有想到的事，我们自己所忘掉的事，主都想到，主都没有忘掉。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没有达到完全，神不停止祂的工作。没有达到完全，神不满意。有的时候，神要借着人来对付你，安排你所生气的人，安排你所妒忌的人，或者安排你所看不起的人来对付你，也常常安排你所爱的人来对付你。在你没有受对付之前，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多污秽，多搀杂；你受了神的对付，你纔看见你的搀杂是何等的多。以往你还以为你是完全为着主，等到受了圣灵的管治，你纔知道许多外面的事对于你的影响有多么大。

有的时候，祂对付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混乱，我们的思想野蛮，我们的思想凭着自己，我们的思想没有约束，我们常常自作聪明，我们以为甚么都晓得，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想得更周到，所以，主让我们一次碰壁，二次跌倒，叫我们不敢乱用我们的思想。我们如果大蒙恩典，我们就要怕自己的思想像怕火一样。手一碰到火，立刻就收回来；我们一碰到自己的思想，也立刻就退回说，这不是我所该想的，我怕我的思想。或者神在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安排来对付我们的情感，有的人情感过分强烈，他觉得快乐的时候，没有法子叫他停下来，他觉得苦闷的时候，没有法子叫他得安慰，他整个人都生活在情感里。他如果觉得苦闷，就没有法子叫他唱诗；他如果觉得快乐，就没有法子叫他不轻浮；快乐引他到轻浮，苦闷引他到懒惰，他完全受情感的支配。当他活在情感里的时候，他以为情感是对的。因此，神要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对付他的情感，叫他忧愁也不敢忧愁，快乐也不敢快乐，他这个人只能靠着神的恩典活着，只能靠着神的怜恤活着，不能靠着他的情感活着。

有的人的难处特别是在思想上，有的人的难处特别是在情感上。不过，这种反常的思想或者反常的情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虽然有这种情形的人也不在少数），外面的人最大的难处，最普遍的难处，是在意志。因为我们的意志没有被对付，我们的情感才变作难处，这个根是在我们的意志里。因为我们的意志没有被对付，我们的思想才变作难处，这个根也是在意志里。我们口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是让主作主呢？人越不认识自己，越容易说这话，人在神面前越没有蒙光照，越以为顺服神是容易的事。人越是说出便宜的话来，越是证明他还没有出过代价。话说得很亲近的人，恐怕离开神还很远。因为没有光就很容易说亲近的话，但事实上不知道离开神有多远。是要经过神的对付之后，才真的看见自己是何等刚硬的人，何等会出主意的人。神要对付我们的意志，叫我们这个人变作软的、驯的。有的人意志

相当硬，他总是相信自己，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自己的感觉总是对的，自己的办法总是对的，自己的看法总是对的。保罗在神前面蒙恩的点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想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不靠着肉体**」，意思就是我再也不信任我的肉体。我们也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不敢相信自己的断案。神要让我们一直错，错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以往都是错的，将来还是要错的，我实在需要主的恩典。许多时候，主让你因看自己的断案得着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断定一件事，结果失败了；再断定一件事，又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凄惨，甚至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主使你一次又一次受击打，到你下一次再下断案的时候，你要说：「我怕我的断案，像怕地狱的火。我怕我的断案有病，我怕我的看法有病，我怕我的办法有病。主！我真是会错的人，我就是会错！主！你若不怜悯我，你若不扶持我，你的手若不挡住我，我就是错！」这样，你外面的人就起首被拆毁，你就不敢相信自己。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断案是那么轻易，看法是那么简单，但是，等到我们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受对付，被拆毁，经过各种失败之后，就会服下来说：「神！我不敢想，我也不敢定规。」神要借着各种的事情，各种的人，从各方面来对付我们，这就是圣灵的管治。

圣灵的管治这个功课，是永远不会缺少的。有的时候，话语的供应会缺少，别的受恩之法会缺少，但是，圣灵的管治这个受恩之法是永远不会缺少的。在话语的供应上，可以因着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得着，但是圣灵的管治没有环境的限制，圣灵的管治反而因着环境的限制更彰显。你能说，没有机会听道，你不能说，没有机会顺服圣灵的管治。你能说，没有机会得着话语的供应，你不能说，没有机会得着圣灵的教训。因为圣灵是天天在那里有安排，随时随地都给你机会去学习功课。

你如果能降服在神面前，那么，圣灵的管治就正合你用，而且远超过话语的供应。我们应该认识这条路，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只有话语的供应是受恩之法，而忘记了圣灵的管治乃是最大的受恩之法。在这么多受恩之法中，圣灵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圣灵的管治不是有学问的人能得着，没有学问的人不能得着；不是聪明的人能得着，迟钝的人不能得着；不是有恩赐的弟兄能得着，没有恩赐的弟兄不能得着。圣灵的管治没有偏待，无论谁，凡是神的儿女，都能无条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都能看见有圣灵的管治在他身上。在圣灵的管治里面，能够得到非常实际的学习。有的人也许要想，我如果有了话语的供应，有了祷告的恩典，有了信徒的交通，有了这许多受恩之法，岂不是很好吗？要知道其他所有的受恩之法没有一样能代替圣灵的管治。祷告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话语的供应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读经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默想也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因为你不只需要被建立，你还需要被拆毁。在你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带到永世里去的東西，都要被拆毁。

实行的十字架

十字架不光是道理，并且要实行出来。十字架要实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拆毁了。我们一次被击打，二次三次被击打，十次二十次被击打，自然而然，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就不敢放肆，不敢骄傲了。不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赶快用记性去记得不应该骄傲。记住的不骄傲，五分钟就过去。只有经过神的责打，骄傲才爬起来。本来我是骄傲的，经过神责打一次、二次、十次、二十次，我服下来了，

我就不再骄傲了。教训、道理、记性，不能拆毁外面的人。只有神的责打，只有圣灵的管治，能拆毁我们外面的人。是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自然而然我不敢骄傲。并不是勉强去记住，并不是因为前几天听见某弟兄这样说，所以我要这样作，根本不是照着这些教训去作，而是我的骄傲被打掉了，打走了，看见我自己的办法、看法，就像看见火一样，怕给它烧痛。我们乃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记性。神要把我们打到一个地步，不管我们记得不记得，我们总是那个样子。这个工作是可靠的工作，是长久的工作。等到有一天，主将这些事作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只我们里面能受恩，不只我们里面能刚强，并且这个外面的人，从前拦阻主的，破坏主工作的，破坏主旨意的，打断主同在的，也被破碎了。从前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能连在一起，今天外面的人是恐惧战兢的，谦卑俯伏的，是服在神面前的，而不是和里面的人合不起来，好像闹别扭似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需要受对付的。我们回头去看以往的年日，主是一件一件在那里对付我们，非把我们外面的壳子打破不可，非把我们外面的独立、骄傲、自私打掉不可。回头去看，主所作的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盼望神的儿女能看见甚么叫作圣灵的管治。神要叫人认识：我自己是可怜的人，我是多次抵挡主，我是多次失败，我是多次看不见光，我是多次凭着自己，我是多次骄傲，我是多次狂放，如今我知道主的手要破碎我这个人，我愿意没有限制的，没有保留的交在主的手里，盼望这个破碎能成功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们，外面的人非被破碎不可！不要一方面保留外面的人不被破碎，一方面又想要里面的人得着建立。我们要注意破碎的工作，我们也就自然会看见建立的工作。

第七章 分开与启示

神对于我们外面的人，不只要破碎，还要分开。神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神也要我们外面的人不缠累里面的人，神要使我们的灵与魂——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能够分开。

混杂的灵

在神的儿女身上有一个难处，就是灵与魂的混杂。甚么时候他的灵一出来，他的魂也出来。你难得看见人有干净的灵。许多人就是缺少这个干净。就是因着这个混杂，所以神不能用他。工作的头一个条件，乃是灵的干净不干净，而不是能力的大或小。多少人盼望有大的能力，却忽略了灵的干净。他虽然有力量来建造，但是他缺少干净，所以他的工作就不能不被拆毁。一面他在那里用力来建造，另一面他用他的混杂来拆毁。一面他的确有神的能力，可是同时他这个人的灵有混杂。

有人也许以为只要在神面前得着了能力，那么所有属乎他自己的一切好像都可以升华，都可以被神使用。其实绝没有这件事，属乎外面的人的东西仍然是外面的人的。我们越认识神，就越宝贵干净过于宝贵能力。我们宝贵这个干净。干净就是在属灵的能力之外，没有外面的人的混杂。一个人外面的人没有受对付，就不能盼望他出来的能力是干净的。他不能因着他有属灵的能力，有工作的果效，就认为可以把他自己混杂在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困难，这就是一个罪。

多少青年弟兄，一面他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而另一面，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把自己的聪明也摆到里面去，把自己的轻浮也摆到里面去，把自己的笑话也摆到里面去，把自己个人的感觉也摆到里面去，叫人同时摸着神的能力，也摸着他们的自己。也许他们本人还不觉得，但是在干净的人身上立刻觉得这里有混杂。多少时候，我们作神的工作，外表上是热心，事实上有我们的喜好混杂在里面。多少时候，以外表来看，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但事实上乃是因为这一次神的旨意恰巧合乎我们的意思。多少神的旨意里面混杂了人的喜好！多少热切里面混杂了人的感觉！多少坚强为神站住的里面混杂了人刚硬的性格！

混杂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同时要除去我们的混杂。一方面，神一步一步的破碎我们，叫我们外面的人不能再完整，叫我们外面的人一次经过破碎，十次经过破碎，二十次经过破碎，到了有一天，真的破碎了，我们在神面前就不再有那一个硬的壳子。另一面，这个外面的人这样混杂在我们的灵里面，那要怎么办呢？要作另作一部分的工作，就是除去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只是借着圣灵的管治，许多时候乃是借着圣灵的启示。除去混杂的路，和破碎外面的人的路不一样。除去混杂的路，更多的时候是借着启示。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不同的对付，一个是外面的人的破碎，一个是外面的人和灵的分开；一个是借着圣灵的管治，一个是借着圣灵的启示。

破碎与分开的需要

破碎与分开对于我们的需要是不同的，但这两个的关系又是相当深，要切开却是不可能的。外面的人需要破碎，灵才能出去。灵出去的时候，还要不带着外面的人的情形，不带着外面的人的色彩，不带着一切从人出来的，这就不只是灵能不能出来

的问题，并且是灵干净不干净的问题，灵纯不纯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个弟兄站起来说话，我们觉得有灵，我们能摸着神，但同时我们也能在他的话语里碰着他的自己，碰着他那最强的一点。他的灵不干净。他能给我们多少可赞美的理由，他也能在许多地方使我们感觉痛苦。所以问题不只是灵能不能出来，并且是灵干净不干净。

一个人如果没有蒙神光照，不知道甚么叫作外面的人，也没有在神面前深深的受审判，自然他的灵一出来就把他外面的人也带了出来。多少人在神面前说话的时候，我们能摸着他这个人出来了。他能够把神带出来，但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没有经过审判，所以当他的灵出来的时候，就把他没有经过审判的自己也带了出来。每一次我们碰着人的时候，总是我们那最显露，最刚强的一点碰着人。一个人外面的人如果没有被审判，他碰着人的时候，他外面的人最强的一点就也出来了。这是没有办法装假的。多少人在房间里不属灵，盼望到讲台上去立刻就属灵，没有这件事。多少人记性不好的时候不属灵，要靠着记性叫他属灵，也没有这件事。你绝不能想：今天是我在这里讲道，今天是我在这里作工，所以我要靠着记性把我自己勒住。记性不是我们的救法，人靠着记性不能得救。你是甚么样的人，你一开口，你那个人就出来。人不管如何装假，不管如何造作，不管如何掩饰，只要一开口，他的灵就出来。你是甚么样的灵，你的灵搀杂甚么东西，在你开口的时候就出来了。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假冒。

你如果要在神面前得着拯救，你那个拯救就必须是基本的，而不是枝节的。神总得在你身上作一个工作，就是对付你那个强的点。神总得把你那强的一点打碎了，这样，你的灵出来的时候，才不会带着那些搀杂的东西到人身上去。如果你没有在基本上被神对付，那么，当你记得的时候，可能作得似乎属灵一点，但在忘记的时候，又是你自己出来了。其实你记得的时候和你忘记的时候，你出来的灵都是一样的，你的灵所带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

搀杂的问题，乃是作工的人身上最大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在弟兄身上摸着生命，但也摸着死亡；在弟兄身上摸着神，但也摸着他自己；在弟兄身上摸着温柔的灵，但也摸着他刚硬的自己；人在他身上看见圣灵，也在他身上看见肉体。他站起来说话，给人摸着的是一个搀杂的灵，不是干净的灵。所以，神如果要叫你在祂的话语上事奉祂，你如果必须为着神来开口，你就必须求神赐恩，说：「神，你在我身上作工，破碎我这个外面的人，拆毁我这个外面的人，分开我这个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得着这样的拯救，那么，当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不知不觉，总是把你外面的人带到人面前去，没有方法隐藏。话一出去，灵就出去。你是甚么人，就是甚么人，装假不来。你如果要作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你就必须有灵出去，并且灵要干净。人需要得着洁净，外面的人需要拆毁。如果我们外面的人不拆毁，就当我们作话语执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一同带到人面前去，主的名就要受亏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生命，使主的名受亏损，乃是因为我们有搀杂，使主的名受亏损，教会也受亏损。

我们已经提起过圣灵的管治，现在我们要提起圣灵的启示。可能圣灵的管治是在圣灵的启示之先，也可能圣灵的启示是在圣灵的管治之先。我们说的时候，可以分前后来说，但在圣灵工作的时候，就不一定那个在先，那个在后。这在经历上是没有

一定的。有的人这一个在前面，有的人那一个在前面，是不一样的。也有的人先得着圣灵的管治，再得着圣灵的启示，然后又得着圣灵的管治。也有的人先得着圣灵的启示，再得着圣灵的管治，然后又得着圣灵的启示。不过，在神的儿女的生活中，圣灵的管治是多过于圣灵的启示。我们是讲经历，不是讲道理。许多人都是管治多于启示。总之，灵与魂必须分开，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必须分开，外面的人必须完全打破，完全粉碎，完全分开。这样，你的灵才能自由的出来，并且能干净的出来。

怎样分开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开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第十二节的「道」也可以译作「话」，在希腊文里是「劳高斯」（

λόγος）。第十三节的「关系」，在希腊文里也是「劳高斯」，这个词有算帐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译作审判。第十三节这句话可以这样译：「原来万物在那审判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或者译作：「原来万物在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就是我们的审判。」

第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泼的。神的话真的被我们看见的时候，必定是活泼的。当我们还不觉得神的话是活泼的时候，我们就还没有看见神的话。有的人，圣经的字句虽然给他读过了，但是他还没有看见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译得准一点，可作「神的话是活的」。甚么时么我们摸着活的东西，我们才摸着神的话。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个人听见了这句话，就跪下来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你救我。」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摸着了神的话，因为这话在他身上是活的。另外有一个人坐在旁边，同样听见这句话，这句话的声音是一样的，但是他不过听见了声音，没有听见神的话，因为他听了这句话并没有活反应。神的话是活的；如果听见神的话而不是活的，那就没有听见神的话。我们看见神所用的就是祂自己的话，这话是活的。

神的话不只是活的，并且是有功效的。活的，是指它的性质说的；有功效的，是指它在人身上会成功祂所要成功的事。神的话不是马马虎虎的过去，神的话要作出事情来，要有结果。神的话不是说了就算了，而是在人身上要发生功效的。

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作些甚么事呢？它能「刺入剖开」。神的话是锋利的，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个快是快到怎样呢？快到「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在这里有一个对照：一面是两刃的剑对骨节与骨髓，一面是神的话对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是人的身体最深的地方。分开骨节，就是把骨头的上下分开；分开骨髓，就是把骨头的内外分开。两刃的剑能把骨头的上下内外都分开来。在我们的身体上，在物质上，两刃的剑能作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两样东西比骨节与骨髓更不容易分开，就是灵与魂。最快的两刃的剑能分开骨节与骨髓，却不能分开灵与魂；它不能告诉我们甚么是灵，甚么是魂；它不能叫我们看见那一个是出于魂的，那一个是出于灵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是能分开灵与魂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厉害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的，

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也能刺入，也能剖开。它所刺入的不是骨节，它所剖开的不是骨髓，它所刺入所剖开的是人的灵与魂，它能把人的灵与魂分开。

有人也许要问：我好像并不觉得神的话能作甚么特别的事。我听了多少次神的话，也得着了神的启示，但是我并没有得着甚么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甚么叫作刺入，甚么叫作剖开。神的话要刺入，要剖开，要分开灵与魂，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在我的经历里，却不知道甚么叫作刺入，甚么叫作剖开。

这个问题，圣经替我们这样解释：上面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甚么叫作魂与灵的刺入和剖开呢？下面就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意」也可以译作「存心」。思念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存心是我们的用意和目的。神的话能辨明我们心中所想的，也能辨明我们里面的存心。

多少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属乎我们外面的人的，这个是属乎魂的，这个是属乎肉体的，这不过是血气，这不过是出乎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话虽然会说，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直等到有一天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厉害的、沉重的对我们说话：「你多次所说的自己，这就是，这就是你的自己！你平常那么便宜的、无所谓的所谈论的肉体，这就是！就是这个是神所恨的，就是这个是神所不能容让的。」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会说笑话似的说肉体；当我们在光底下的时候，就要倒下来：「就是这一个！我所说的肉体，原来就是这一个！」灵与魂的分开，不是知识上的分开，乃是有神的话到我们身上来，指明给我们看见：你心中的思念是这样，你心中的主意是这样。灵与魂的分开，乃是在神的光照之下看见：原来我这个意念是属乎肉体的，原来我这个思想是属乎肉体的，原来我这样作就是属乎肉体，原来我的存心就是为着我自己。

比方说，这里有两个罪人，他们都是罪人，但并不相同。一个是有知识的罪人，他来到聚会里，听了许多道，知道人是罪人，人这样是罪人，人那样是罪人。讲道的人讲得很清楚，他听到了很多知识，他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当他讲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是谈笑风生的讲，是满不在乎的讲。另外有一个人，他听见了同样的话，同时有神的光照在他身上，他就俯伏在地上说：「啊呀！这就是我！我是个罪人！」他听见神的话说他是罪人，他也看见自己真是个罪人，他就定罪自己，他就俯伏，他就仆倒。这个蒙神光照的人能够俯伏认罪，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个谈笑风生的说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没有真的看见，他也不能够得救。

今天你听见说，外面的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属血气的人必须被打碎。你如果随随便便的把这些话当作一个题目来讲，对你就毫无用处。一个人如果蒙神怜悯，看见了神的光，他就要说：「主阿！我今天才知道我自己，我今天才知道这就是我外面的人。」神的光把你一照，给你看见甚么是你外面的人，你就倒下去，你就爬不起来，你就立刻看见，你就是这样的人。本来你说你爱主，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是那样一回事，你都是爱你自己。你给这个光一照，光就把你分出来。不是你的头脑把你分出来，不是道理把你分出来，是神的光把你分出来。原来你说你热心，现在神的光给你看见，你这个热心完全是血气的行为。本来你传福音，以为是爱罪人，后来光来了，给你看见，原来你这样的传福音，是由于你的好动，是你喜欢说话，是你天然的倾向。光一照你，就把你心中的存心，心中的思念都照出来了。本来你以为你的思念，你的存心都是出乎主的，等到光来的时候就显明出来，

这完全是出乎你自己，不是出乎主。就是这样一光照，给你一看，你就仆倒在神面前。有多少我们所认为出乎主的，在事实上都是出乎我们的自己。我们本来糊里糊涂说，这也是为着主，那也是为着主，等到有一天光来的时候，才知道为着主所作的是何等少，许许多多都是为着我们自己作的。也有许多的工作，我们说是主作的，但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作的。许多的道，你说是主给你的，但等到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多少是主对你讲的，也许主根本没有对你讲。许多的工作，你以为是主叫你作的，等到有一天光从天上来的时候，你才看见，这么多的工作，都不过是你血气的活动而已。就是这个真相的被看见，这个实际的被显露，就叫我们明亮了，就叫我们知道有多少是出乎我们自己的，有多少是出乎主的，有多少是从魂里出来的，有多少是从灵里出来的。光照着了，灵与魂就分开了，心中的思念和存心也就辨明了。

这个，我们没有法子用道理来讲。要用道理来分别甚么是出乎自己的，甚么是出乎主的，甚么是出乎肉体的，甚么是出乎圣灵的，甚么是出乎血气的，甚么是出乎主恩典的，甚么是我外面的人作的，甚么是我里面的人作的，你就是把整张单子细细的去写，细细的去背，你还是不清楚，你还是那样去作，你还是没有法子除去你那个外面的人，那些东西一直在你身上，你没有法子脱离。你能说肉体是不应该有的，血气是不应该有的；你能谈笑风生的说肉体是这样，肉体是那样，血气是这样，血气是那样；但是，这并不能叫你得着拯救。拯救不是从这里来，拯救乃是从神的光而来。神的光就是这么照你一下，你就看见，原来那么多的拒绝肉体也就是肉体，原来那么多的批评血气也就是血气。主把你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主也把你心中的存心显露出来，你看见你心里实在的思念，你看见你心里实在的存心，你就倒下来，说：「主阿！现在我知道这就是我外面的人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只有这个光照能分开我们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的分开，不是从我们的拒绝来的，也不是在乎我们勉强的说我不需要它，连这个不要也靠不住。多少时候，连我们的认罪也都是不干净的，我们认罪的眼泪还需要摆在血里去洗。人会愚昧的想，我头脑里所晓得的就是我所有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看。

神说：我的话是活的，我的话是会产生功效的，我的话是最快最利的，我的话来到人身上的时候，能把灵与魂分开，像两刃的剑一样能把骨节与骨髓分开。怎么分呢？就是把你的存心显露出来，把你的思念显露出来。没有多少人认识自己的心！弟兄姊妹们，只有在光底下的人才认识自己的心。不在光底下，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心，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心。只有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一切都是为着自己，都是为着满足我自己，都是为着荣耀我自己，我是为着自己寻求，我是要抬高我自己的地位，我是盼望建造我自己。弟兄姊妹，光来的时候，自己就露出来了，自己就显明了，你就在神面前仆倒下来了。

怎样才是启示

圣经接下去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审判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到底祂用光照亮我们，把我们的思念和存心都分辨出来，有甚么标准？怎样才叫作圣灵的启示？我们要看见到甚么地步，才叫作得着启示？这就是第十三节所要说的话。用一句话来说，光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启示就是叫我们在神的标准之下有所看见。万物在祂面前都是赤

露敞开的，没有一样是能遮盖的。一切的遮盖都不过是遮盖自己的眼睛，不能遮盖主的眼睛。启示就是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我们的存心，认识我们里面最深处的思念，像祂认识我们一样。我们在祂面前是如何的赤露敞开，得到启示以后，我们在自己面前也是如何的赤露敞开。我们在祂面前是如何的显然，得到启示以后，我们在自己面前也是如何的显然。这就叫作启示。启示就是我们看见主所看见的。

如果神怜悯我们，稍微给我们一点启示，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祂所认识的我们，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我们在祂面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立刻仆倒在地。你不必故意的谦卑，你自己会倒下去。在光中的人就是要骄傲都骄傲不来。人只有在黑暗里才会骄傲。人能够趾高气扬，就是因为他在神的光之外。一切在光中的人，在启示里面的人，必定仆倒下来。

所以，怎么能分别甚么是属灵的，甚么是属魂的，甚么是里面的人作的，甚么是外面的人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用道理来说，就很难解释清楚，但是如果有启示，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神只要将你的心意显露，神只要将你自己的存心给你看一下，你的灵与魂就分开了。甚么时候你能够辨明你心中的思念和存心，甚么时候你也能够分开灵与魂了。

如果你要作一个有用的人，迟早你总得让这个光照亮你。也只有这个光临到你的时候，你才能得着主的审判。你受了审判，就能仰起头来说：「神阿，我完全靠不住，连我责备自己的时候都不行，连我认罪的时候认甚么罪都不知道，只有在光中才知道。」你没有得着光照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是罪人，但是你一点没有罪人的感觉；你说你恨恶自己，但是你一点没有恨恶自己的感觉；你说你拒绝自己，但是你一点没有拒绝自己的感觉。这一些必须主来光照。光一照你，就照出你那个「原来」。原来我一辈子都是爱自己，我不是爱主。原来我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原来我是一个欺骗主的人，我不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个光给你看见你自己是怎样的人，给你看见你从前所作的是甚么事。从那一天起，你才知道甚么是出乎灵的，甚么是出乎魂的。只有从那一天起，你才从里面知道，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出乎你自己。人只有从光中受了审判才能知道。若不是从光中受审判，学也学不像。是神用大光照亮你一下，你才看见这就是你的魂。光的审判能叫你辨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辨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个人的灵与魂分开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就是用一次无比的大光照耀我们。或者在我们听道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和别的弟兄交通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个人走路的时候，有一次无比的光照耀我们，给我们知道有多少是出乎我们自己的。当我们被摆在这一个大光之下，才知道在我们一生之中，出乎主的简直是何等的少。说来说去都是我们自己，活动的也是我们自己，作工的也是我们自己，忙碌的也是我们自己，热心的也是我们自己，讲道的也是我们自己，帮助弟兄姊妹的也是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也是我们自己。光照亮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是何等的普遍，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是何等的广阔，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所包罗的一共有多少。以往在隐藏里面的自己，今天变作明显了；以往你没有感觉到的自己，今天你感觉到了。你现在清楚了，原来你的自己所包括的是这么大，原来你的自己所作的有这么多。以往那许多都以为是奉主的名作的，今天才知道，在骨子里那许多都是出乎你自己的。你一看见这个，就自然而然能定外面的人为罪。只有在光中看见的，下一次才会审判。你在光中看见了一次，第二次如果有同样原则的事情、话语、存心出来，你就知道前一次所对付

的就是这个，你就能立刻拒绝。如果在光中审判过，下一次从这里面再出来一点点的芽，再出来一点点的苗，你立刻就能审判。乃是从这个光照之后，你才能分开灵与魂。在这个光照之前，你所有的不过是道理，就像一个罪人谈笑自若的说他是罪人一样。若没有光，连你的对付都没有用。惟有在光中的对付才有用。当你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的灵就能出去，就能干净，主要用你也就没有难处。

灵与魂的分开乃是靠着光照。甚么叫作光照呢？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甚么叫作光照。光照就是叫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神所看见的是甚么？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是甚么？就是出乎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所认为出乎神的，其实不是出乎神的。光照就是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多少我们认为是出乎神的，事实上都是出乎我们自己的。光照就是叫我们看见：有多少本来我们以为是行的，今天都变作不行了；本来我们以为是对的，今天都变作不对了；本来我们以为是属灵的，今天都变作属魂的了；本来我们以为是出乎神的，今天都变作出乎己的了。我们到那个时候才能说：「主！我现在才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瞎眼的人，瞎了二十年三十年还不知道。你所看见的，我没有看见。」

就是那个看见，把你的那个东西去掉。看见就是对付。不要以为看见是一件事，对付又是一件事。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发光照你，你的那个外面的人就去掉了。不是听见了神的话，将来慢慢的去作；不是神的光叫你看见，再叫你把你所看见的除去；不是看见是一步，除去又是一步。光照就是除去。光照和除去是同时的，光一照，肉体就死。人的肉体摆在光底下都活不了。人遇见这个光，不必谦卑，就完全仆倒。在这个光底下的人，他所有的肉体都枯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功效。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不是神说了话等你自己再去产生功效，是这话在你身上就有功效。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圣灵的管治，一方面是所指示。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把我们外面的人对付了。盼望神施恩给我们，叫我们能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光底下，也盼望这个光能有一次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能倒下来，我们真的能对主说：「主，我是愚昧的，瞎眼的，愚昧瞎眼到一个地步，多少年都是把我自己的当作你的。主，求你怜悯我！」

第八章 印象与灵的情形

破碎与印象

我们能不能作主的工，问题并不在乎我们说的是甚么，也不在乎我们作的是甚么，乃是在乎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是甚么。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一件事，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又是一件事，我们所作的是一件事，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人得不到帮助。所以，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到底是甚么，这是要紧的问题。

我们常说，我对某人的印象很好，或者我对某人的印象不好。这个印象是从那里来的呢？印象不是照着他的说话。如果是照着他的说话，那他说好当然是好，说不好当然是不好，此外没有甚么另外的印象可言了。但是事实上是有一个另外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给我们一个印象。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印象，是在他的说话和行为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在他说话的时候，或者在他有行为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从他身上出来，就使我们得着一个印象。

给人印象的都是我们身上最强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被神打破过，我们的思想是一个不规则的、野蛮的思想，自然而然当我们遇见弟兄姊妹的时候，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碰人，因此人所觉得的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思想。或者我们有一个反常的情感，我们的情感过分的热烈或者过分的冷淡，我们的情感没有被主打破过，结果，很自然的，每一次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情感出去，人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印象也就是情感。我们身上最强的点是甚么，从我们身上出来的也就是甚么，人所得着的印象也就是甚么。我们有法子约束我们的言语，有法子约束我们的行为，但是没有法子约束那从我们身上出去的东西。自然而然，你有甚么，出去的也就是甚么。

列王纪下第四章说到那个书念的妇人接待以利沙的事，圣经记载说：「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以利沙经过书念，没有讲过一篇道，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每从那里经过，就是进去吃饭。那个女人凭着他的吃饭，就认识他是一个神人。这就是以利沙所给人的印象。今天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所给人的印象是甚么，或者说，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是甚么东西，我们一再提起，我们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给人的印象，就都是我们那个外面的人。我们每一次到人面前去的时候，或者叫人心里难受，觉得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刚硬的人，觉得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或者你给人一个另外的印象，叫人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也许你是给人一个所谓好的印象。但是，这一个印象能满足神的心吗？这一个印象能满足教会的需要吗？神不满意这个，教会也不需要这个。

弟兄们，神是要求我们的灵能出去，教会也是需要我们的灵能出去。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需要。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需要，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我们的灵就不能出去，我们就不能给人一个灵的印象。

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圣灵，他讲的题目是圣灵，但是，他所有的话语，所有的态度，以及所引的故事，都是充满了他自己。人坐在那里听，实在难受。他满口是圣灵，

满身却是自己，讲的话语是圣灵，给人的印象是自己，这样，有甚么用呢？所以，我们不要专注重道理，要紧的是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到底是甚么。如果你出来的就是你的自己，别人所觉得的都是你这个人，尽管你的题目好得很，你的道理好得很，那有甚么用呢？神不要我们一直注意道理上的进步，神是要对付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对付，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就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只能给人属灵的道理，却不能给人属灵的印象。如果我们所讲的道理是属灵的，我们所给人的印象却是自己，那就可怜得很！所以我们一直提起要让神拆毁我们外面的人。

一次过一次，神在环境里安排我们的遭遇，来把我们那个强点打碎。你强，一次打没有过去，第二次又来了。你若还是强，第三次的击打又来了。神不放松你，总要把你的强点打破，祂无论如何不停止祂的工作。

圣灵借着管治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不像普通的听道。普通的听道是先在心思里明白道理然后经过多少月，也许经过多少年，神才带我们进入那一个真理。是听道在先，进入真理在后。但圣灵的管治不是这样。圣灵的管治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看见那一个真理的时候，也就是你得着的时候。两个是同时的，不是先看见道理然后才得着。我们是愚昧的人，听道的领会比较快，而对于管治的学习却非常慢。许多道理听一次就记得，但是对于圣灵的管治，可能十次还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圣灵管治我们的是甚么。主作了一次打不碎，还得再来作一次，作两次。你被圣灵管治一次、两次、十次、百次，管治到主把这件事成功在你身上，也就是那一天你看见那个真理。你看见那个真理的时候，你也同时得着那个东西。所以，圣灵的管治就是圣灵的拆毁和建立，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经过圣灵的管治，同时看见真理也得着造就，同时被拆毁也得着建立。你被圣灵管治到有一天，你真是主面前有所看见，有所摸着的时候，你要说：「感谢主，原来主过去花五年的工夫、十年的工夫一直对付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对付掉。」感谢主，多次经过对付，这个东西就真的掉下去了。

光照与杀死

光照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用这两个工作——管治和光照——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有的时候同时作，有的时候轮流作。有的时候，是圣灵的管治在环境里，一直要把我们那个强点对付掉。有的时候，神有特别的恩典，就特别用光来照亮。有一件事是我们清楚看见的，就是肉体只能隐藏在黑暗里。没有黑暗，肉体就没有地方隐藏。许多肉体的行为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它是肉体。光照给我们看见甚么是肉体，我们就惧怕，就不敢动。

在教会丰富的时候，在神有话出来的时候，在话语的执事强的时候，在先知的讲道不缺少的时候，光就出来得多，光就出来得厉害。这个光一临到你，你才知道，你口里所说的骄傲，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叫骄傲。本来你说到你骄傲的时候，你还以为你的骄傲是可夸口的事。但在光中看见骄傲的时候，你就要说：「啊呀！这就是骄傲，原来骄傲是这样可恨，原来骄傲是这样污秽。」在启示的光中所看见的骄傲，和平常口里所说的骄傲，是完全不同的。随便说说的骄傲，你不觉得它的可恨，你不觉得它污秽到甚么地步。你在那里说自己的骄傲，但是你缺少感觉。等到有一天在光底下被照明，就完全不一样。光照叫你看见你的真相。你今天所看见的自己，比你以往所说的自己不知道可恨到多少倍，是千万倍的可恨，千万倍的污秽。到这

那个时候，你那个骄傲，你那个自己，你那个肉体就除去了，就萎下去了，就没有方法再活了。

这是一件最奇妙的事，就是在光中所看见的，也就在光中杀死了。不是看见是一步，杀死又是一步。不是说我在光中看见我自己不行，然后经过多少年，慢慢的把我这个不行的东西除掉。而是我在启示的光照之下看见我自己的不行时，我那个不行就了了，就倒在地上了。光能杀死，这是在基督徒经历中最奇妙的事。圣灵启示你的时候，你那个人也就受对付。所以，启示乃是看见而杀死，借着那个看见，肉体就萎下去了。启示就是神作工的方法，启示就是神的工作。光一启示就是杀死。光启示出来叫人看见，就是那一个看见把你看死了。那一种的污秽，那一种的可恨，那一种的被主定罪，能够给你看见，你那个东西就活不了。

光杀死，乃是基督徒经历中最大的事。保罗不是被光照了就赶快跪在路旁，乃是被光一照就倒下去。保罗本来甚么事情都会想，都有把握；但是，光一照，他第一个反应是仆倒下去，是糊涂，是不知道。光会叫他仆倒在地。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是一步，不是两步。不要照着我们的头脑里去想：神先光照我，叫我懂得，然后我就去作；神先光照我，叫我知道我不行，然后我就去改。不是这样，神的工作不是这样。神是给你看见，你那样可恨，你那样污秽，你那样不行，你一看见就要说：「啊呀！我是这样污秽的人，我是这样可恨的人。」神把你的那个真相给你看一下，你就倒下去，你就萎掉，你爬也爬不起来。一个骄傲的人被主光照之后，你请他骄傲也骄傲不起来。如果有一次，你在神的光中看见你的真面目，看见你的骄傲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印象在你身上永远不会过去；有一个东西叫你觉得痛，叫你觉得你是没有用的，叫你不能骄傲。

另一面，当神光照的时候，乃是我们相信的时候，俯伏的时候，不是求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结果就看不见光。我们得救时的原则，和神后来作工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得救蒙光照的时候，只要跪下来说，「主，我接受你作救主，」接下去就有事情发生。如果有人听了福音，祷告说，「主，我求你作我的救主，」也许祷告几天还不觉得主救他。所以，主一光照我们，我们应该立刻俯伏在光底下，对主说：「主，我接受你的断案，我接受你对我的看法。」这样，神能立时给你更多的光，叫你看见你自己是多么污秽。

当神光照的日子，多少事情，我们过去以为都是奉着主的名去作的，是为着爱主的缘故去作的，现在，这幅图画都变色了，你发现在你自以为最高尚的目的中，都有最低最卑鄙的存心。你本来以为是完全为着神的，现在发现你里面为着自己的是何等多，并且多到叫你只有伏到地上去。人的自己是无孔不入的，连神的荣耀都打算偷窃，还有甚么是人所不能作的！在神光照的日子，你要发现原来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只要有神的启示，我们的情形就赤露敞开。祂把我们赤露敞开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能看见自己。本来只有祂认识我们，我们在祂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但我们对于自己不认识，我们对于自己不是赤露敞开的。当神将我们里面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存心都翻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不只赤露在神的面前，也是赤露在自己面前。当我们赤露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抬不起头来。当我们没有被显明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还马马虎虎的以为无所谓。但是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了自己，我们就要羞耻到无地自容。原来我是这样的！我以往所夸口的到今天才知道是这么一

回事！我本来以为我比别人好，今天我知道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我在神面前不能用更好的字眼来说我自己，我是污秽的，我是可恨的。你要说，这么多年，我的眼睛是这么瞎，是这么看不见。你越看见自己的污秽，你就越是感觉羞耻，好像全世界的羞耻都压在你身上，你就倒在主面前，你起首在神面前懊悔说：「我懊悔我自己，我恨恶我自己，我承认我自己是无法可医的人。」

就是这个光照，就是这个懊悔，就是这个惭愧，就是这个恨恶，就是这个抬不起头来，把你多少年来所脱不掉的东西，一下子就脱掉了。所以人的蒙拯救，就是在乎那一下子的看见。看见与除去是一步的工作，是连在一起的。主在那里光照，主也就在那里拯救。光照也就是拯救，看见也就是脱离。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这个看见，需要有这个光的照亮，我们的骄傲才会除掉，我们那个肉体的行为才会停止，我们外面的壳子才会破碎。

管治与启示的比较

这两件主要的事摆在我们面前——一件是圣灵的管治，一件就是神的光照，或者称它作圣灵的启示。在这里我们把它稍微比较一下：圣灵的管治，普通说来是相当迟缓的，都是一次过一次的，有的时候对付一件事需要好几年。还有，圣灵的管治不一定借着职事的供应，许多时候，没有职事的供应，圣灵却在那里有管治。但是，圣灵的启示就不一样。许多时候，乃是很快的，也许是几天之内，或者几分钟之内就来了。在神光照之中，也许几分钟，也许几天，你看见：我这个人了了，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以往所有的夸口都是我的羞耻。还有，圣灵的启示，许多时候是借着话语的供应。所以当教会强的时候，话语的职事多的时候，圣灵的启示就也多。但即使没有话语的职事，即使缺少圣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主面前而保留他外面的人。因为即使缺少话语，即使缺少启示，圣灵的管治还是有的。你就是多少年没有机会遇见另外一个信徒，圣灵还是在那里管治你，你在主面前所学的，还是能摸得很高。有的人因为教会软弱的缘故，失去了话语的供应，也有人因着自己的愚昧，连圣灵的管治都失去了。这不是说没有圣灵的管治，乃是说圣灵管治了多少年，而管治不出东西来，管治得没有结果。主一次击打，我们不晓得那个意思；主两次击打，我们仍不晓得那个意思；经过主十年的击打，我们还是一直好像无知的骡马，不知道主的意思；这是可怜的事。管治在我们身上必定不会稀少，所稀少的是我们看不见主的手。

许多时候，是主在那里打我们，但我们一直把人当作对象，这是完全找错了路。我们向着主要有一个态度：**「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卅九9）我们要记得，对付你的不是你的弟兄，不是你的姊妹，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对付你的不是甚么人，对付你的乃是神。你总得看见这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么多年，主在我身上一直管治我，要对付我这个人，可是因为我无知，我就在那里怪人，我就在那里怪命运，这是不认识神的手，这是错了。你要记得，所有的事都是神「量」给你的。你所遇见的该有多少、多长、多重、该到那里为止，都是经祂量过的。主在那里定规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打掉你那个突出点，打掉你那个刚硬的地方，打掉你那个难对付的地方。盼望主恩待我们，能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意义；也盼望主多给我们光，把我们的自己显露出来，叫我们爬不起来。如果主拆毁了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就不再是以我们刚硬的人去碰

人。我们每一次遇见人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能出去。

我们盼望教会能空前的认识神，神的儿女能空前的得着神的赐福。主要要把我们的人带到对了。不只福音对，乃是传福音的人也对；不只道理对，乃是讲道的人也对。问题是在这里：神能不能借着我们的灵出去。灵出去就遇见世界上许多需要灵的人。没有个工作比这个更要紧，也没有一个工作比这个更彻底，没有个工作能代替这一个。主不是注重你的道理，不是注重你的教训，不是注重你的讲章，主要是要问：你能给人甚么种的印象？到底从你身上出来的是甚么东西？你是叫人觉得你自己呢，还是叫人觉得主？你是给人摸着道理呢，还是给人摸着主？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那么，所有的劳碌，所有的工作，都没有多大价值。

弟兄们，主注意从你身上出来的，远超过注意你口里所说的。你每一次和人接触的时候，总有东西从你身上出去。如果不是你自己出去，就是神出去；如果不是你外面的人出去，就是灵出去。弟兄们，我们要重复的说，到底你站在人面前的时候，从你身上出去的是甚么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求神赐福给我们，盼望我们能看见光。

第九章 拆毁后柔软的情形

意志的破碎与柔软

神拆毁我们外面的人的路并不一样，所以，圣灵的管治所击打的点也不一样。有的人，神是在那里对付他自爱的心，一次十次的借着环境对付他的自爱。有的人，神是在那里对付他的骄傲，一次十次的借着环境击打他的骄傲。有的人，神是在那里拆毁他的智慧，拆毁他倚靠自己的聪明行事为人，神叫他在环境中没有一件事作得对，没有一件事不失败。神让他一直的失败，就叫他学习不相信自己的聪明，到了一个地步，能说：「我活着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神的怜悯。」有的人，也许圣灵在他身上所安排的管治又是一种，圣灵借着环境所击打他的，乃是他这个人的主观。有许多人就是充满了意见，就是充满了主张，就是充满了办法。圣经里有一句话说：「**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有的弟兄的态度，好像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落在他的手里，他能低下头来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作。因此，主的灵在环境里就要对付他这一点，让他一次过一次的受击打。他说他能作事，却没有一件事能作成。他所看为很容易的事，却没有一件不作坏，没有一件不失败。圣灵是从这条路来击打他。总之，圣灵对于每一个人所击打的点并不一样。

圣灵击打人的速率也不一样。有的人，主在他身上是接二连三一直的击打，一点不放松。有的人，也许主有一个时候对付他，有一个时候不对付他。不过，主心里所爱的人就没有不被责打的。我们能从神的儿女身上寻到许多圣灵击打的点。每一次击打的点虽然不一样，但每一次所成功的却是一样的；不管外面所击打的是甚么，里面受伤的总是人的自己。神对付我们的自爱也好，神对付我们的骄傲也好，神对付我们的聪明也好，神对付我们的主观也好，不管神在外面是对付那一点，每一次对付的结果总是叫我们的自己比从前更软弱。一次过一次，总有一天叫我们的自己被打伤了，叫我们的自己软下来。有的人在情感上特别受对付，有的人在思想上特别受对付，不管他这个人所受的对付是那一点，那最终的结果总是叫他的意志被破碎。他所受的击打也许是某一点，但被破碎的总是他的自己，他的意志。我们每一个都是刚硬的人，我们的意志都是刚硬的。来维持我们刚硬的意志的，乃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自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聪明。维持我们刚硬意志的东西并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意志在神面前的刚硬都是一样的。圣灵所击打，所对付，所拆毁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像不一样，但是，在最终，最里面的那一个对付，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付我们的自己，要击打我们的意志。

所以，每一个因着启示而倒下来的人，或者因着管治而倒下来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变作一个柔软的人。柔软是被破碎的人的特点。所有被神破碎的人，在神面前都变作一个柔软的人。我们所以能刚硬，所以在外面有这个壳子，乃是因为有许多维持我们刚硬的东西。我们好像一所房子，有许多柱子在那里把它撑着，叫它不倒。神把这些柱子一根一根拆掉之后，房子就一定倒下来。外面支持的东西一拆掉，里面的自己就自然倒塌了。我们不要以为声音轻的人，他的意志不刚硬，不要以为在人面前不大说话的人，他的意志必柔软。许多声音轻的人里面顶刚硬。刚硬是性情的问题，刚硬不是声音的问题。有的人在外表上好像比一个脾气急的人，声音大的人柔软得多，但事实上，他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固执，一样的刚硬，一样的

自私，一样的相信自己。我们所靠着来撑住里面的建筑物的东西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建筑物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自己，那个意志，是同样的刚硬。主要把维持我们刚硬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走，一个一个打破，所以祂一次对付我们，两次对付我们，几十次对付我们。也许蒙神恩典，有一样东西从我们身上失去了。因为我们所受的责打是这样的厉害，所以就叫我们下一次要再作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害怕。我们知道，如果再作，主要再打，如果再说，主要再打，我们不敢像以往那样任意而行了。神所对付的似乎是外面的一点，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人就软下来，在那一点上就爬不起来。你觉得，在某一点上，不敢违背主，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你怕主的击打，你不敢动。你敬畏神，你就在那一件事上柔软。当神的对付越增加的时候，你的柔软也增加。神在你身上拆毁的工作作得越多，范围越广的时候，你就越柔软下来。所以柔软就是经过破碎的现象。

有的人，当你和他来往的时候，你能说某弟兄的确是有恩赐的人，但同时你常常觉得他是没有被破碎的人。许多人就是这种情形，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却没有被破碎。那个没有被破碎，人看得出来，人一碰就知道他硬得很。人被破碎了，就必定柔软；人没有被破碎，就必定刚硬。人在那一点上受过神的鞭打，就在那一点上不敢夸口，不敢骄傲，不敢随便，不敢放肆，就在那一点上敬畏神，就在那一点上变作柔软的人。

在圣经里对于圣灵有许多比方，说圣灵像火，说圣灵像水。火是说到祂的力量，水是说到祂的洁净。在说到圣灵的性情时，乃是说祂像鸽子。换句话说，圣灵的性情是鸽子的性情，乃是柔软、安息、温和的性情，而不是刚硬。当神的灵将祂的性情一步一步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更多的鸽子的性情。敬畏所产生的柔软，乃是被圣灵破碎的记号。

柔软的情形

人一被圣灵破碎，就自然而然有因着敬畏神而产生的柔软。当人和他接触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硬，他就没有那么凶，他就没有那么厉害，他就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声音是柔软的，态度也是柔软的。他从里面敬畏神，就自然而然在态度上，言语上流露出他里面的敬畏来，他自然而然变作一个柔软的人。

容易对付

甚么种的人是柔软的人呢？柔软的人是容易对付的人。柔软的人是一个容易说话、容易请求的人。一个人在神面前一被破碎，连他的认罪也容易，连他的流泪也都是容易的。有的人要他流泪是何等的难。这不是说流泪有甚么特别的用处，乃是一个人受过神的对付，他外面的性情给神磨碎的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被神磨碎的时候，他就容易看见他自己的错，也很容易认罪。他不是个难说话的人。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壳子打破了，叫他在情感上，在思想上，都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让别人告诉他，容易让别人教训他。从那一天起，他就要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能事事处处都得着造就。

容易感觉

一个柔软的人也是容易感觉的人。因为他外面的人被破碎的缘故，他的灵就很容易出来，并且他也容易摸着弟兄姊妹的灵。人的灵稍微有一点动作，他就知道。他的

感觉变得非常敏锐，能一下子就知道一件事的对不对。人的灵一动，他这一边就有反应。他就不会作一件木头木脑的事，不会作一件得罪人感觉的事。许多时候，别人的灵觉得这件事不对，但是我们还能继续去作，这是因为我们外面的人没有破碎，别人的灵有感觉，我们却没有感觉。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在聚会里祷告，别人觉得厌烦，觉得他应该停下来，但是他仍然继续下去。别人的灵已经出来说，不要祷告下去，但也没有感觉。人所感觉的，在他身上没有反应。这就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人如果是一个破碎的人，他的灵就很容易摸着别人的灵，也很容易感觉别人所感觉的。他不会像一个没知没觉的人，他不会作一个许多人都知道，而他自己不知道的人。

只有外面的人被破碎了的，他才起首知道甚么叫作基督的身体，他才能摸着身体的灵，摸着别的肢体的感觉，不至于你作你的，他感觉他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感觉，他在身体中就像一个假的肢体，就像是装上去的一只假手一样。假手也能随着身体活动，但是它缺少一个东西，它没有感觉。有的人是没有感觉的肢体。整个身体都感觉了，但是，他这个肢体没有感觉。外面的人一破碎，他就能摸着教会的良心，能摸着教会的感觉。他的灵是开起来的，他能让教会的灵摸着他的灵，让教会把所感觉的交通给他的灵。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每逢我们错了，我们就能知道自己错了。外面的人的破碎，并不是叫我们从今以后不会错，乃是有了一个机关，叫我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的错。弟兄姊妹知道你的错，他们口还没有开，你却一碰他们就知道自己的错，你只要一碰他们的灵，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件事是反对或是同情。这乃是身体生活里基本上所需要的。没有这个，身体的生活就不可能。基督的身体，不是大家在那里商量了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乃是像我们这个身体那样，不必商量，自然而然各个肢体有共同的感觉。那个感觉是表示身体的意思，那个感觉也表示元首的意思、头的意思。元首的意思乃是通过身体的意思而表明出来。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了，我们就容易被更正，容易有身体的感觉。

容易得造就

最大的帮助还不在于我们的错误能得到校正；最大的帮助，乃是我们外面的人一破碎，我们的灵就变作敞开的灵，能显出来，同时也能叫我们得着众灵的供应。我们的灵不只能出去，并且叫我们无论到那里都能得着属灵的帮助。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就不容易得着别人的帮助。比方，一个弟兄，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是因为他思想特别强。这个弟兄来到聚会里，就很不容易得着造就。因为一个思想强的人，除非给他更强的思想，他不能得着帮助。别的弟兄在那里说话，他觉得这个思想也不行，那个思想也不行，他以为这也没有意思，那也没有意思，这也不能帮助他，那也不能帮助他。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也许他一次的帮助都没有得着。他有一个思想的壳子，他只能从思想里得着帮助，他不能得着属灵的造就。但是主如果进来，一次、十次、几十次、一年、二年、几年的工夫，把他思想的壳子拆光，给他看见他的头是何等无用，结果，他就变作一个婴孩，很容易听人说话，再也不敢那样轻看别人了。他在那里听一位弟兄讲道的时候，不是听他念的字音如何，不是听他道理讲得对不对，意义讲得明白不明白，乃是在那里用自己的灵去碰他的灵。主在讲的人身上有一点工作，他里面的灵有一点出来，他里面的灵动一动，听的人的灵就得着苏醒，就得着造就。如果一个人的灵是破碎的，每一次弟兄的灵一出来，

他就得着造就，不是道理上得造就，那是另外一件事。人的灵在神面前受的对付越多，外面的人的破碎就越彻底，所能得着的帮助也越多。在任何弟兄姊妹身上神的灵有一点动，他就能得着帮助。他也就不再用道理来批评人，不再用字句来测量人，他不是注意某弟兄讲的意思好不好，某弟兄的口才好不好，或者解经解得好不好。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们能得着多少人的帮助，就看我们的灵如何。许多时候，人从我们面前经过，因着我们的壳子硬得很，我们就不能摸着人的灵，就不能得着造就。

甚么叫作受造就？造就不是思想的增加，造就不是意义的增加，造就也不是道理的增加，造就乃是我的灵多一次和神的灵接触。不管神的灵借着甚么人出来，无论是在聚会里，或者是在平日的交通里，神的灵在别人身上轻轻的动一下，我就吃了一顿饱，我就得了苏醒。我们的灵像镜子一样，每一次我们得着造就，就像有人把我们的灵擦一擦叫它亮一下。造就的意思没有别的，就是我们的灵被别人的灵摸着，我们的灵被圣灵摸着。圣灵借着别人的灵摸我们一下，我们就得着造就。从灵出来的东西，一碰就亮，就像电灯一样，不管灯罩的颜色是红的绿的，不管电线的包皮是白的黑的，电通过来的时候总是发亮。灯罩如何我们不管，我们注意的是电的出来。别人的灵稍微出来一点，你就已经亮了。你把你所知道的神学都忘记了，你只知道在这里有灵出来，感谢神，你得着了睡醒，你在神面前吃了一顿饱。这样，你就成了很容易得着帮助的人。有些人是何等不容易得着的人的帮助。你想要帮助他，你要花多少工夫去祷告，你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帮助他。刚硬的人非常不容易受帮助，柔软的人才容易得着帮助。

所以，在这里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是外面的，思想进去，道理进去，解经进去，有人也能说他得着了帮助。另一条，完全不同，乃是灵和灵的接触，灵接触了，就在灵性上得着帮助。你摸着后一条路，你才摸着真实的基督教，这才真的叫作造就。你如果只知道听道，今天你听过了一篇道，到下个主日你又去聚会，刚刚好又遇见这个弟兄，又听见他讲这一篇道，你就有点不耐烦，你就想走。你觉得同样的道只要听一次就够了。你以为基督教是道理，你是把道理装在脑子里。但是你要知道，造就不是道理的问题，是灵的问题。那个弟兄上一次在那里讲的时候，如果他的灵出来，把你整个人摸一下，碰一下，你就好像被他洗过一下，你就得了苏醒。你下一次又去，这个弟兄的灵又出来，你又在那里得着帮助。尽管题目是旧的题目，道理是旧的道理，但是他的灵又出来一下，你就又得着一次洁净，像被水洗过一样。我们要记得，造就是灵和灵的接触，不是思想的增加。造就是灵和灵的事，不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你得着了多少道理，给你得着了多少教训。一切的教训，一切的道理，如果不是有灵的接触，那个教训，那个道理，我们只能说它是死的。你外面的人被破碎之后，你就变作容易得着造就的人，你所得着的造就就会很多。有人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从他身上得着造就。一个罪人来寻求主，你和他一同祷告，你也得着造就。一个弟兄大错，主叫你和他讲很重的话、责备的话，你摸着他的灵出来，你又得着造就。你能得着许多方面的造就，你能得着许多方面的供应，你觉得整个身体都在供应你这个肢体。无论那一个肢体都能供应你，无论怎样你都是得着。你成了能够接受的人，全教会都是你的供应。这是何等的丰富！你就真的能说元首的丰富是身体的丰富，身体的丰富是我的丰富。这与思想和道理的增加是何等的不同，这一个不同是太大的不同。

一个人得着的帮助越多，得着的帮助越广，就越证明他是破碎的人。一个难以得到帮助的人，并不是他比别人更聪明，而是证明他外面的壳子比别人更硬，所以甚么都不能吸引他。主如果怜悯他，把他这个人打破，重重的打破，多方的打破，到了有一天，他就能得着全教会的供应。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能不能得着别人的供应？你如果是有硬壳子的人，就当圣灵从别的弟兄身上出来的时候，你不会遇见灵。你若被神打碎，只要人的灵一动，你就得着帮助。虽然细微得很，但不是细微不细微的问题，是遇见不遇见的问题。就是这个灵的遇见叫你得着苏醒，得着造就。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要看见这个外面的人的被拆毁，乃是在神面前到底能不能得着帮助，到底能不能得着造就，到底能不能作工的基本条件。

灵里的交通

交通不是思想和思想的交通，交通不是意见和意见的调和，交通乃是灵和灵的接触。我们的灵摸着别的弟兄的灵，灵的接触是交通。所以，只有当我们在主面前蒙怜悯，把我们外面的壳子打破，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了，我们的灵才得出去，才能摸着弟兄姊妹的灵。从那一天起，我们才开始明白圣徒的交通。从那一天起，我们才开始明白圣经里为甚么说灵里的交通，才开始明白交通是灵里的交通，不是彼此看法的交通。灵里有交通，就能有同心的祷告。多少人的祷告是用头祷告，这样就难以寻到同心的人，因为要找到人的头和他的头相同的话，也许跑遍天下都没有。事实上交通乃是在灵里有交通。一切得着重生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和我们都能有交通。如果让神把拦阻除掉，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掉，就我们的灵是打开为着所有的人。我们的灵能打开接纳任何弟兄的灵，我们的灵能被任何弟兄的灵摸着，我们的灵也能摸着任何弟兄的灵。我们能摸着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灵就是基督的身体。诗篇四十二篇七节说，深处与深处响应（「深渊」也可译作「深处」），深处的的确确是在呼喊深处。你里面的深处在那里呼喊，盼望能摸着我的深处；我里面的深处也在那里呼喊，盼望能摸着全教会的深处。这是深处可深处的交通，深处和深处的呼喊，深处和深处的响应。如果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里面的人能出来，我们就能摸着教会的灵，我们就能在主面前作比较有用的人。

不能效法

我们所提起的外面的人的拆毁，只有圣灵能作，人不能效法，效法没有用。我们说人要变作一个柔软的人，但并不是劝人从明天起就去作一个柔软的人。你如果这样去作，有一天你要看见，你自己所造出来的柔软也要拆毁。人自己造作的柔软没有用，必须是圣灵工作结果的柔软才有用。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成功，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只有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祂在环境里替我们安排遭遇，祂在那里替我们拆毁。

我们的责任乃是求神给一点光，叫我们能知道，能承认圣灵的手，能作一个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承认祂所作的都是对的。我们不要作一个蒙昧无知的骡马，我们情愿把自己交给主拆毁，我们情愿接受主的工作。你把自己交在主大能的手下，你就要看见，这个工作也许前五十年前已经开始了，可是在这五年十年中，在你身上没有显出果效。今天你将自己交在主手里说：「主，我从前好像瞎子，你要从那里带领我，我不知道，你要把我带到那里，我也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你要拆毁我，今天我把你交给你。」这样，也许前五十年没有结果的，今天要有结果。主在你

身上能够拆掉许许多多以往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了这些拆毁之后，你就在那里不骄傲，你就在那里不自爱，你就在那里不高抬自己。这个拆毁，叫你的灵得着自由，叫你的灵能出来，叫你变成有用。到了这个日子，你才能使用灵。

在这里附带要提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外面的人的破碎需要圣灵的工作，用不着自己去效法，那么，我明明知道有一个活动是出于肉体的，还是我自己去阻止它活动呢，还是等候圣灵来打破，或者等候大的光照，我一点也不去约束它？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看：所有肉体的动作，我们都应该停止它。这和装作不同。今天我要骄傲，我拒绝我的骄傲，但是我不装作谦卑。今天我要发脾气骂人，我拒绝发脾气，但是我不装作温柔的样子。停止是停止消极方面的，装作是装作积极方面的。如果消极的方面要爬起来，我就在那里拒绝它，不放松它，但是我决不装作积极的方面。骄傲是消极的，我要对付它；谦卑是积极的，我不能模仿它。比方你这个人本来是顶刚硬的，声音是硬的，态度是硬的，今天你受对付拒绝这个硬，但你并不装作温柔。所以你所认识的一切肉体的活动和行为，你要停止它，但是积极方面的美德，你不用效法来得着，你可以将自己交给主说：「主，我不用力量去效法，我仰望你作工。」你看见神就在那里拆毁，神就在那里建立。

外面的效法，不是神作的，乃是人自己作的。所以凡是追求的人，要从里面学，不要从外面效法。要让神从你的里面作成了而在你的外面彰显。凡是人在外面作的，都不是真的，人造出来的都要拆毁。一个人有了假冒的东西，不只别人会受欺骗，连他自己也会受欺骗。我们外面的模仿一多，造作一多，结果我们就相信自己是这样的人。有一天，你就是指明给他看，这不是真的，要除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外表上效法，作人还是自然一点的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建立。我们简简单单的作一个自然的人，我们不在外面模仿效法，而是天天盼望主将我们所该有的美德加在我们身上。

第二个问题是：有的人在他天然方面也有一些美德，比如说温柔吧，有的人天然就是温柔的，这样，从天然而来的温柔与从管治而来的温柔有甚么分别呢？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提起两点。第一，所有天然的东西都是独立的，都不需要灵和它联络在一起。从圣灵管治而来的东西，是受灵的支配的，灵动它才动，灵不动它就不动。天然的温柔也会成为灵的拦阻，而一切拦阻灵的都是刚硬的。换句话说，我天然的温柔都会变作刚硬。一个人如果天然是温柔的，他那个温柔是独立的，是他自己温柔。假定说，主需要他站起来说两句重话，他天然的温柔就能变作拦阻，他会说：「唉！这个我作不来，我一生一世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话只好请别人来说，我不能。」你就看见，他天然的温柔，不能受灵的管辖。任何出乎天然的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意志的，都是刚硬的，都是它作它的，灵没有法子用它。从破碎而来的温柔就完全两样，那一种的温柔是灵所能用的，它没有抵挡，没有反对，也没有一点意见，它完全受灵的管辖。

第二，一个天然温柔的人，你顺着他的意志的时候，他是温柔的，你要他作他所不愿意作的事，摸着他所不乐意的事的时候，他就不温柔了。所以人一切天然的美德都不能叫他舍己，人一切天然的美德都是给他利用来建立他自己的。这是一定的，所有天然的美德，不只是温柔，每一件都是给他本人用来建立自己的。所以，甚么时候摸着他的自己，他所有的美德就都不见了。天然温柔的人，你一摸着他那个命

根的时候，他就温柔不来。甚么时候摸着一件事是他所不愿意的，他那个谦卑就没有了，他那个温柔就没有了，他甚么都没有了。从管治而来的美德就完全两样。乃是你的自己被拆毁了，才有那些美德。甚么时候神在那里拆毁你的自己，你那个美德反而出来。你的自己越受伤，你就越温柔。天然的美德和圣灵的果子是有基本上的不同的。

应当刚强

外面的人必须被拆毁，这一个，我们没有法子装作，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我们必须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祂在我们身上的对付。外面的人一被拆毁，里面的人就刚强。也有少数的人外面的人虽被拆毁，里面的人还不够刚强。但是里面的人是应当刚强的。如果你外面的人被拆毁了，而里面的人还不刚强，你就不是要去祷告求刚强，你乃是要说：「我要刚强。」圣经是命令我们「应当刚强」。顶奇妙的事就是，你外面的人一被拆毁，你说刚强就刚强，你要刚强就刚强，你定规刚强就刚强，你试试看，你在那里说我要这样，就是这样。外面的人的问题一解决，刚强的问题也解决了。要刚强，就刚强，必定刚强。从今天起，谁也不能拦阻你。就是你要一下，定规一下，就是这么一下，奇妙的事就发生。主说「要刚强」。你说靠着主你要刚强，就是这样，你刚强了。

外面的人必须被拆毁，里面的人才能自由，这是学习事奉神的基本的路。